

BUCHHEI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氏揮塵錄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仲淹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未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挑拒之縝執而去遠夫新書之成乃從其間指摘瑕疵為糾繆一書至元祐中縝遊宦蹉跎老為郡守與五代史纂譌俱刊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為湖州教授復刻於郡庠且作後序以謂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

文獻通考唐書辨證二十卷一名糾繆晁氏曰皇朝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仕至郡守教新書初修之時其



失有八類其舛誤二十門凡四百餘事縝不能屬文多
誤有詆訶如新書張九齡傳云武惠妃隔太子瑛遠官
奴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常處九齡奏之故
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縝以為時九齡已相而太子竟
以廢死以為新書似實而虛按史之文謂終九齡在相
位日太子得不廢也豈謂卒以九齡為相太子終無患
乎初名糾繆其後改云辨證實一書也 陳氏曰其父
師孟顯於熙豐此書紹聖初上之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縝言準尚書省劉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
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適英竊慮
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修家宋祁據舊史
所撰修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修
撰帝紀表志而祁為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
書事迹詳畧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
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誤伏望
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
許修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皁生忽

著書而竊議通臣建請睿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
臣鎮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
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
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成元惡大姦禍敗破亡
之明鑑簡編叢夥淑慝混淆訖於末年未有完史暨五
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
創卷帙初興規模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
之旦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
以聳動觀聽紀述取舍幸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臨
文咨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年由命
名儒博招時彥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秘藏無使逸
遺悉歸采摭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
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修之官既分編集之
員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定論出於
言下曾不叅攷了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不
同之事虛實詳略年月姓名闕漏重複抵牾駁雜既布
傳之已久但習用而莫知臣雖至愚常切私憤從吏之
暇披卷以尋歲月寢深瑕類愈見恭惟仁祖可謂聖時
集當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萬載自為一家豈
容方來復有異論臣是以夙夕與念啟處不遑欲寐死



以開陳願據文而刊正方將具藁已睹奏封敢謂皇帝
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綸言炳耀賁私室以生光管
見迂疎清宸聽而增懼自量不韙難違嚴誅仰句睿慈
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書正謬尋以未嘗刊
正止是糾摘謬誤而已遂改為新唐書糾謬凡二十門
為二十卷已修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縝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上表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請郎前知蜀州軍州事臣吳縝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聖門之高弗而不能贊春秋一辭
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
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
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修史之外綴
然奮筆自為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
之意殆以為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
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
編次事實詳略取舍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
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

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讎愈衆奈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修纂文史為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泊五代實錄皆已修為新書頒於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緘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叅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日益衆深怪此書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修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譌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抵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况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為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



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
縣公而傳乃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序天平即度
即公之類 七人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修一朝
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
嘗聞修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修書官初
無定員皆兼蒞他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
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
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
是乃倉猝牽課以書未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
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
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修晉書而敬播令
狐德榮之徒先為定例蓋義例一定則一史之內凡秉
筆者皆遵用之其取舍詳畧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
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
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
不同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誕即名及上一史之
類 壽皆不書而上尊號則書之類 一史之
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
新書未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
駁審更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
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



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疎謬舛駁於今始見
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課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
人小說類多虛誕而修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
全篇乖悟如代宗母吳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
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
多矣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
命李德裕執政增修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
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
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庶唐之史臣無異如太
死囚三百九十九人義陽宣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攷之
城公主四十不嫁之類故歟何謂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為史
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
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
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
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
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
而又失為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
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修紀志者則專以褒貶
筆削自任修傳者則獨以文辭筆采為先不相通知各
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為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間
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



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修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中鈞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修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讐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辨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惟務暗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七具存自是之後遂頒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修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為必再加以修乃可貽後况方從宦已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他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略加整比離為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摘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中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 | | |
|-------------|------|
| 一曰以無為有 | 第一卷 |
| 二曰似實而虛 | 第二卷 |
| 三曰書事失實 | 第三卷 |
| 四曰自相違舛 | 第四卷 |
|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 第五卷 |
|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 第六卷 |
|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 第七卷 |
|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 第八卷 |
|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 第九卷 |
|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 第十卷 |
| 十一曰載述脫誤 | 第十一卷 |
| 十二曰事狀叢複 | 第十二卷 |
|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 第十三卷 |
|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 第十四卷 |
| 十五曰義例不明 | 第十五卷 |
| 十六曰先後失序 | 第十六卷 |
| 十七曰編次未當 | 第十七卷 |
| 十八曰與奪不常 | 第十八卷 |



十九日事有可疑
二十日字書非是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宋咸林吳



一曰以無為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闢拒却頡利

馬璘擊清史朝義兵

裴巨卿竇孝謹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庭肅宗在東宮宰相



十九日事有可疑
二十日字書非是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宋咸林吳



一曰以無為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闢拒却頡利

馬璘擊清史朝義兵

裴巨卿竇孝謹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庭肅宗在東宮宰相



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後入謁元宗見
不悅因幸其宮顧廷宇不汎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嬭侍
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臣使我知乎詔
遷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
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
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
劍決我脇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為
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媵陋更取
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
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
父帝還書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
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

今按本紀代宗以大曆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是歲
己未推其生年實元開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
開元二十年方為宰相且按林甫本傳其未為相之
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按開
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
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為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己年
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為太子其宮室之內
汎掃廷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元宗既臨幸其宮



則主者當掃洒整飾以為倫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
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
林甫構扇不測則懷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緣
於掌洒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
也代宗既於元宗為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元宗親
臨深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自姆者遽敢率爾取他
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
人臣之家亦不至是况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
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
說增飾之言不足信於後世也

大昕按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載此事小說不可盡
信 唐會要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
大曆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崩年五十四

李吉甫謀討劉闢

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
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
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閭以攻渝合吉甫以為
非是請起宣洪蘄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
成功人有鬪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
居多

今按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
傳云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
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
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為河東節
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
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閬中出郤劍門
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
川之要關城之旁重八七以拒東兵崇文破賊於城
下明日戰萬勝堆七直鹿頭左使驍將募死士奪而
有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
光顏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
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
闕走追禽之又按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為山南節度
使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
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與李光
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
礪請出并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
傳自劉闢初反綬即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
今此乃以為山南節度使嚴礪即其誤可知此其證
也三且鹿頭之距成都總一百五十里而界閬渝合



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園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賊勢已敗而礪乃始請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宣洪斬鄂強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棄悟而其所指又皆舍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既以起并州兵入蜀為非是而請起宣洪斬鄂強弩兵衛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按諸人傳則并州之兵自初代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斬鄂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關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髮之效其證五也按杜黃裳傳云劉關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崇文素憚劉濬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濬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群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劉關者實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証六也夫黃裳以宰相而當代叛之任書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況於虛乎



然則此吉甫故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他蓋其子德裕秉政日嘗修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若此之事乃重修之時史官求書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而為之爾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其間參錯抵牾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為實而書之無所刊正豈朝廷重修之意哉

劉蘭拒却頡利

劉蘭傳貞觀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模末懼未降頡利急遣蘭逆拒卻其衆

今按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死於京師矣今劉蘭傳乃謂貞觀十一年頡利尚存於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模末未降而頡利急遣劉蘭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皆虛也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



見以少擊衆雄拔如馬將軍者

今按李光弼及史思明傳却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悞一也又按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悞二也此蓋馬璘傳一偏之說夸大其功若攷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巨卿實孝謹無傳而云有傳

裴守真傳云子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實皇后傳

曾云祖抗父孝謹自有傳當云祖誕自有傳父孝謹某

州刺史

今按裴耀卿實抗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謹則無之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絀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恙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

宋咸林吳鎮纂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絀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恙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

宋咸林吳鎮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因皆詣朝堂無後者
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
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永歸皆赦
之

今按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
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
十二月太宗躬自慮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已三百九
十人又何其多也舉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不亦
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
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遠邈愚
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
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興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
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
見父母其心方安生而樂業嚮善而畏罪故即位總
四年天下死罪歲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
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
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厚遠有殊絕不啻百倍之遠
哉况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
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將奈何愚謂此三百
九十人乃錄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



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縲繫故矜而縱之使明年就
刑如期既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數而
推此則事理人情較然明甚若謂三百九十人實皆
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然也况死罪法之極者其
數又如此之多其間必有巨姦極惡衆所讎疾其情
至重而為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過悞愚懦窮迫株
蔓其情至輕而為政者所宜矜貸者是二者獄事之
所常有詎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罪者僅四百人其
間豈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舉而釋之以太宗
之聰明仁智必不為也無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
而史臣皆以死罪書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
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之至云爾自是秉筆者但知
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
居易元和中為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
於史而已然則修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
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真如是乃稱
史之職也歟

義陽宣城二公主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
不嫁弘開昭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



由是失愛弘奏請數悌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醜
薨

今按義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
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
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總四十八歲爾
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
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爾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遽
書於史後之秉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襲其誤而
載之自吳兢劉知幾修纂以來迄今已數百年而新
書又不為之討論詳究緝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
之豈修史之意哉

大昕按事載劉肅大唐新語通鑑載此事云年踰
三十不嫁

鄭綱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綱傳云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
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
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
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
當如犬彘象貌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輒內忌造為醜



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吏
削節度強王室建義裁可不關決於綱上常默居位
四年罷又李降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
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
絳議欲逐綱絳為開白乃免

今按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綱罷相至三月

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稱留

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為將

以討承宗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即獻計誅王

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且既云從史父喪未官

而獻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從史領澤潞討賊則是亦皆

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則綱當是

時已去相久矣綱傳所述與帝紀及年表并諸人傳

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按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

為相而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

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

史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何由

得諸綱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從史方敗死

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時綱已去相將二暮矣

其年月及綱從史吉甫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相符



其證三也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
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吉甫謂網漏謀帝欲
逐網絳為開白乃免其說與網傳又已不同且所謂
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也豈謂從史既
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欲復召之歟方憲宗元
和之初天下節度使如從史者朝廷有無故而可以
輕召者歟以從史及孔戡裴均烏重胤吐突承璀等
傳與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後
其勢可復輕召歟且網絳二傳述漏謀之因既已不
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
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為絳之美然皆參雜不實其後
史臣為網傳者既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
轉相因則愈失其真其證四也網傳又云先是杜黃
裳方為帝昺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網
網常默居相四年罷按黃裳以永正元年七月為相
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罷網以永正元年十二月為相
至元和四年二月罷黃裳罷後網猶居相位二暮始
罷使黃裳方當國而事不關決網常默居相先黃裳
罷去以是為網之貶可也今黃裳既已先網罷而網
猶居位復為誰而默居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罷去史



筆若此不亦太近証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綱傳自為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參攷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為旁行編年以次陳之於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元和元 年丙戌	憲宗 八月乙巳即位	鄭綱 十二月自中書舍人為中書相	王承宗 <small>喜史中不見從史高澤海節度使之年唯撰其集云自元宗即位使李承宗承王其軍事則見從史在承宗之前已為節度使也</small>	盧從史	李吉甫	李降	杜黃裳
元和二 年丁亥							
元和三 年戊子		九月綱為門下相			正月己酉自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知制誥黃裳罷		
元和四 年己丑	十月以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鎮州招討宣慰使討王承宗	二月丁卯綱罷	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承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承及	從史丁父喪未官四載計王承宗由是奪服相澤潞討賊	九月成德節度使南節度使		
元和五 年庚寅			七月丁未	四月賊羅州賜死			
元和六 年辛卯			赦承宗		正月吉甫為中書相	十一月絳白戶部侍郎為中書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
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
齡此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遠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
相而太子無患

今按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為中書令而宰相年
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為中書令二十五
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為相久
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九齡以二十五年而太子
竟廢死則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
皆無其實也

大昕按九齡以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罷相而太
子瑛之廢死在二十五年四月史云卒九齡相而
太子無患者謂終九齡為相之日太子得不廢爾
吳氏所糾似不達其文義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傳為西川節度使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
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間候有卑籠
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
是不敢犯邊



今按南詔傳潼為西川節度使之時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援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寇邊可也以為自是不敢犯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宋咸林吳縝纂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為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棟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為出閣

張錫為相日數

辛雲京上果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辭大學士



今按南詔傳潼為西川節度使之時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援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寇邊可也以為自是不敢犯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宋咸林吳縝纂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為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棟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為出閣

張錫為相日數

辛雲京上果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辭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又代高造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為縣公等事

太宗紀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

今按膠東郡王道彥傳略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兄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葬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則道彥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即位後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郡公及舊書道彥膠東郡公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為郡公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為縣公者蓋舊史本紀其誤如是而新書不加考證承誤而書故遂失

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傳之首猶書為郡王亦誤也
又按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歲八月
甲子高祖初遜位自稱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禪即位
纔三四月耳而封德彝所對遽指高祖為先朝此又
史臣書事之甚悞者也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陸贄傳云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
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
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群帥
欲進轍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
軍又其遺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兵
寡不足支賊俾為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
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快也若又遣建徽等俱東
彼且為辭少湏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
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又李晟
傳云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
狩梁州

今按本紀云興元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為太尉懷
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懷光奪鄜坊京畿金商節
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韓



游瓌傳略云李懷光叛誘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書
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
使震驚乘輿後侍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
游瓌說帝以邠及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守請分
其兵罷懷光權帝善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
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即日
幸梁州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
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為內
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
嚴未畢帝自西門出又嚴震傳云懷光與賊連和奉
天危廢帝欲徙避山南嚴馳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
大喜翌日發奉天然則此三者之傳其事狀皆不相
遠大抵始因懷光與賊通而欲為變奉天既已危廢
故議幸梁州會懷光間誘復至渾瑊嚴警而游瓌為
瑊時嚴震兵既已到今贊晟傳乃以為因懷光奪二
人行兵在震驚是日遂幸梁則失其實矣蓋以本紀
言之則幸梁與奪兵不同日其悞昭然也其陽惠元
止是神策軍兵馬使而贊傳兼李建徽遂謂之兩節
度亦悞也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棣王惲傳云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

彭王名惲信王名檀一名悖其悖字恐有悞說見別篇

今按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惲為棣王即無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紀云十一月己卯封弟悖為彭王咸通元年紀云七月封叔悖為信王然則彭信二王未嘗與棣王同時受封明矣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為出閣

王勳傳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志載冊文群臣已在乃怡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衆然皆畢人七嗟服

今按寧王憲傳云

憲初名成器

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為

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與諸王皆出閣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復詔入閣

此三王同封之文當作四五蓋

史氏悞不載臨淄郡王一人耳其說具別篇

又按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

丁卯降封皇孫成器為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則王勳傳所謂長壽中壽春等五王事即此是也推考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閣勳傳以為出閣則失其實也



張錫為相日數
張錫傳云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絳
州刺史

今按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
七月壬戌取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雲京七呆二傳書事失實

辛雲京傳云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
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沉毅教授太原尹

今按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
其節度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以
傳言之則朝廷所命也以本紀言之則雲京自立也

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鎮事狀考其實乃雲京自
立之後以軍中之情請諸朝耳故鄧景山傳云衆怒
作亂景山遇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
使喻撫其軍中請雲京為節度使詔可此蓋唐中
葉已後藩鎮大抵皆然今史氏於雲京本傳乃為之
委曲隱避不復言因亂自立然則當時史官於雲京
兄弟為有私矣試又舉其事以驗之夫僕固懷恩之
禍其始豈非雲京根忌激觸之所致歟而又結謀中
人表裏間構以成就懷恩之叛逆者實雲京為之根

抵也而本傳但書其美曾無一言以及此其一驗也又雲京從弟京杲為湖南觀察使以貪賦殘暴而致王國良之亂且嗣曹王臯賢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見於嗣曹王臯傳及西原蠻傳又以私怒而殺部曲此見於李忠臣傳凡此等事皆不見於京杲本傳此其二驗也是則當時史臣有私於辛氏兄弟豈不信哉今新書但襲舊史而載之不加刊正亦編修之一失也

崔圓辭大學士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

今按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是歲丙申六月劍

南節度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七年是歲戊戌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

末云大曆中卒按大曆止於十四年是歲己未而李泌以

貞元三年方為宰相是歲丁卯設若崔圓以大曆十四年

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年矣何緣乃云

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乎且又此乃

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



言朝廷之聽否乃遠述崔圓為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顛倒錯亂其間脫字必多全不可考

大昕按困學紀聞云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大學士因陷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傳誤矣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也時帝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儉為政故莊恪太子傳云帝承睿曆荒怠自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即位之初其所行簡儉省約之事皆可以概見無容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為相况文宗雖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即位於為治必不至於是也按播傳穆宗時領鹽鐵敬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領使又按李景讓傳云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惟求領鹽鐵又獨孤朗傳云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又按播傳云文宗立就進

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而文宗
紀云太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為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當敬宗時以賄賂遺
權幸又以獻於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貢奉故復其
蓋鐵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權近之臣久甘其賄賂故
言之於帝上新登上未上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
輔政如是而已若謂文宗因其獻玉帶銀盃綾絹而
命為相此則近誣也帶盃綾絹之獻乃敬宗時其所
得止是再領蓋鐵其云自淮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
者誤也

郭英乂代高遠

班宏傳云高遠鎮劍南表為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表
維令

今按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衆請英
乂為節度使朝廷用英乂乃拜劍南節度使其事甚
明此云英乂代遠則誤矣代高遠者嚴武非英乂也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
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按節愍太子及武三思傳其三思父子皆已為節



隱所誅止是太子之衆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
之誅武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
已而衆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實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宋咸林吳鎮纂

四曰自相違舛

王壞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杜佑所終之官與秦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堯時猶書故名



隱所誅止是太子之衆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
之誅武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
已而衆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實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宋咸林吳鎮纂

四曰自相違舛

王壞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杜佑所終之官與秦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堯時猶書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韋雲起嘗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

麟州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
等傳不同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為侄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本紀書澤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悞

賢妃徐惠為齊明姊又為姑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誅張昕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悞

王燾等世次不明

裴寂字不同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號王子次序不同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崔良佐傳

武攸暨傳誤

兩傳載同誓安太清不同

郝玘馬璘傳不同

蘇定方傳誤

江夏王道宗李清

劉濼入朝紀傳不同

孔戢傳誤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注者楊復恭傳云王瓌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今按后妃傳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
恭憲皇后王氏惠安傳則不載有弟瓌事至恭憲傳
則載弟瓌事甚詳且又述其被害事與復恭傳正合
然則瓌乃恭憲弟非惠安弟也

大昕按二傳叙王瓌事當去其一后妃傳景福初
以下四十七字可刪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強入見不能步歸而卒

今按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帝悅又按本紀泌泌以三月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而鄴侯家傳以為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內宴不能步歸而卒然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為中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於含風殿

年五十三

今按虞世南傳叙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雁門詔書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按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煬帝於雁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則亦是生於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為年五十三則悞也

大昕按唐會要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
午生於武功別館武德九年八月即位年二十七
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翠微宮含風
殿年五十二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

今按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

今按其名數乃有三十人即不知其總凡之悞耶名

數之悞耶然修書而至於如此亦可謂疎謬矣

大昕按唐會要明王二十八女永穆常芬孝昌靈

昌常山唐昌萬安寧親上仙新昌高都臨晉建平

貞陽信成宜春壽春昌樂永寧平昌太華興信壽

光新書作壽昌樂成新平廣寧咸宜萬春新書合寧親

興信為一人又多懷思普康壽安三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遂王

今按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于延安郡王

宥為遂王即穆宗也穆宗紀以為建安憲宗紀以為延安



二者必有一悞

大昕按唐會要亦作延安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

今按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澧王憚傳末

云初憚名寬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察建王審元和七

年並改今名則是寬以下其名皆改從心故審改名

恪而本傳書為建王恪也既於元和七年

至長慶元年丑薨時猶書為審其悞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二十子末云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今按所謂八王者深王恠瓊王悅汚王恂婺王憚茂

王愔衡王憺澧王愬榮王情也然按僖宗紀廣明元

年八月癸卯榮王情為司空是月情薨則是此一王

薨年亦自可見而本傳亦謂史失之者悞也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元王

史逸其系胄云

今按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內彭王名愔



即憲宗子沂王名禔即昭宗子此二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胄安得一槩云史逸之也

韋雲起嘗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今按雲起傳雲起未嘗為麟州刺史亦無告裴寂反之事且又按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方武德時固未有麟州也

大昕按地理志麟遊縣武德元年曰麟州貞觀元年州廢是唐初固有麟州又鉅野縣武德四年置麟州五年州廢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隴右山崩大地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群臣世南曰云々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歷元枵乙亥不見

今按帝紀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云隴右大地屢見凡此



所云即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山推蛇見大水星變雖已僅同至于間有違舛則不能使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於虛危至乙亥不見則止十二日爾此一可疑也自氏至虛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元枹四辰即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徧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虛危歷元枹夫虛危即元枹之次今云孛虛危又云歷元枹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志傳必有誤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家覆得為奴轉側民間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絕心祿仕五十餘年今按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澄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生於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其長慶盡四年甲辰又歷敬宗寶曆元年乙巳二年丙午又宗太和元年丁未源始八十歲然則既云八歲家覆又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况德裕為中丞正長慶時源嘗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



后等傳不同

王同皎傳云趨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

今按桓彥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張易之傳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為姪

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

今按元正皇后即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

大昕按隋文獻皇后獨孤信之女懷恩則信少子整之子於文獻后為姪審矣高祖紀稱獨孤后為從母則元貞后亦信之女懷恩乃元貞皇后弟之子史脫去子字爾吳氏未考隋書輒以懷恩為文獻后弟殊悞又按唐書作元貞皇后吳氏避宋諱改

張鷟取官年世相遠

張鷟傳略云鷟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鎰為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取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原作



吾安
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
今按武后證聖元年乙未明皇帝開元七年癸丑相
去一十九年而驚仍為御史此已可疑且又驚既於
開元初以御史貶官矣何緣復云武后時馬仙童曰
近自御史貶官歟此一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

本紀書渾瑊之死與傳不同

渾瑊傳云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
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
今按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
軍節度留後渾瑊之又釋之本傳附曰云李光弼保

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使馬為裨將進寧朔郡王
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為歸鎮釋之曰
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
不約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
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瑊傳不同亦知孰是

杜求仁傳舛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
於難

今按徐敬業傳求仁為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
同亦知孰是



賢妃徐惠為齊聃姊又為姑

徐齊聃傳云高宗時姑為帝姨好子堅傳末又云齊聃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姨好

今按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名為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姨好然則徐齊聃在本傳則為賢妃姨好之姪而堅為姪孫在賢妃傳則齊聃乃賢妃姨好之弟而堅乃姪也未知何者為是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蕭至忠傳云祖德言秘書少監

今按宰相世系表德言乃至忠之曾祖其世次甚明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為曾孫此必可信今至忠傳止以德言為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弓糧錢北還

今按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隔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



原賜之請無發兵復留屯一年成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為將取庫兵割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然則康承訓傳以為武寧兵七百成桂林六歲不得代而作亂崔彥曾傳則以為八百人成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故怒而作亂此二者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誅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

今按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宥為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宥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又按韓游瓌傳云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且張昕之死不過止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高固傳則以為固伺間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為楊

懷宥以夜斬所在韓游瓌傳則以為游瓌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乃斬所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人為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蓋鐵按頗惡籍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按武元衡傳云為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為柳宗元不喜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御史嘗群劾禹錫扶邪亂政群即日罷

今按劉群傳云德宗時遷侍御史至順宗時群不附王叔文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然則當王叔文禹錫等黨方盛時群亦未嘗罷御史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二也

又云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

今按韓臯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臯嫉之



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睦以告叔文叔文怒出
為鄂岳斬馮觀察使觀此則事所忤者叔文及其一
黨之人不獨止禹錫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
可非禹錫傳之所當書也且事之出自為鄂岳斬馮
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三也噫如
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
志之秋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擢既不叶天下
之望宜為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為恣橫者不
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據其信實之事筆
之簡策止綴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唯無以
見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為
可惜也

張巡用兵人數悞

忠義張巡傳贊云以疲卒數萬

今按巡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云悞矣

王燾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酷吏王旭傳皆云燾及旭乃珪之孫

今按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玄真



今按宰相世系表則字真玄未知孰是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為彭城長史

今按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為漢州長史未知孰是

魏王子次序不同

魏王鳳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今按宗室世系表鳳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知孰是

陶館公主所尚不同

酷吏崔器傳云曾祖恭禮尚館陶公

今按公主傳高祖女真定公主嫁崔恭禮又館陶公

主下嫁崔宣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尚館陶未知孰是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南
用從子

今按崔日用傳乃涓州靈昌人而又崔元翰傳述良
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宗族與藝文志
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
用之再從姪以是言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
歟

大昕按博陵安平崔之族望靈昌蓋日用所居之



地也世系表日用出博陵第三房

武攸暨傳年號誤

武攸暨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
公景龍中卒

今按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
則是景龍四年六月中事也是歲六月壬午韋后殺
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臨淄王以兵誅韋氏及安
樂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即位七月己巳改元景
雲由是言之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衆奔敗禽周贄

今按史思明傳云時周贄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其
武乃殺贄替贄雖不同其會一人也且周贄已為光弼所禽何緣

復從思明領軍屯福昌而為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令却廷玉由地
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
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侯仲莊傳亦云禽安太清

今按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
太清降又按哥舒曜傳亦云降安太清光弼仲莊傳
言禽而思明曜傳言降未知孰是



郝玼馬璘傳不同

郝玼傳云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常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行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璘遂不聽

今按馬璘傳云徙涇原節度使大曆八年吐蕃內寇璘與渾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今玼傳云貞元中說馬璘而貞元十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璘卒已九年矣玼安得與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按璘傳云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虜不敢犯今郝玼傳所言乃如此則正與璘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按舊書玼傳則云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不從則是舊史未嘗以為馬璘未審新書何由指以為馬璘此可疑者三也

大昕按今本唐書作郝玼

蘓定方傳悞

蘓定方傳云至怛篤城欲殺降胡取費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今按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則悞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
今按李靖及突厥傳禽頡利者張寶相也而道宗傳以為道宗親執未知孰是

劉濼入朝紀傳不同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濼戰於瀛州濼敗奔於京師

今按濼傳云濼悻悻子濟母弟悻得幽州病且死濼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副總軍事德濼之讓以為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為副大使濼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全異未知何者為是

孔戢傳悞

孔戢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戢

今按死難者巢父傳則以戢戢為從子又按宰相世系表戢戢實巢父兄岑父之子是則非巢父之



子審矣今載傳乃指巢父為父則甚悞矣

大昕按韓退之撰孔戡墓誌云考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戰亦可證非巢父子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為賊拘仁果平乃克歸

殷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遠送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楊乃可圍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接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析塘為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除名為民

折下

宋本
析作

今按析塘城名也殷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為析塘而薛舉及仁果傳則以為高塘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果降太宗之時與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參考亦可槩見自高祖初入關義寧元年舉入寇扶風為秦王所敗此第一戰也

此不見於高祖紀而見於太宗紀并舉本傳

武德元年六月舉又寇涇州秦王西討屯於高塘王卧疾



而長史劉文静殷開山等觀兵於高塘為舉所大敗
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暉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
京師舉拔高塘將趙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此見
祖太宗紀是年八月辛巳舉卒已丑秦王復西討屯
於高塘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總管竇軌及
仁果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於高
祖太宗紀又與長平王叔
良戰於百里細川而執劉感此第四戰也此見於叔
良及劉感
傳十一月己酉秦王敗仁果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
降之此第五戰也此見於高祖太
宗紀仁果傳此五戰地名人名
及勝負粗可考矣若劉文静殷開山之敗乃高塘也
而開山傳則以為析塘悞矣淺水原之戰仁果將宗
羅暉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暉明而仁果降而弘
基傳乃以為八摠管軍皆沒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
為大悞也按薛舉傳則弘基之沒亦高塘之戰耳夫
淺水原乃太宗戰勝之地遂追奔逐北使仁果不及
計而降曷嘗有八摠管敗沒者乎此史氏殊不攷究
之故也高塘析塘皆城名高塘屬寧州定平縣析塘
屬涇州安定縣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於舛悞惟弘
基傳有淺水原戰沒之說為謬最甚矣





RECEIVED A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7/05/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章弘景封還詔書第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魏謩罷相差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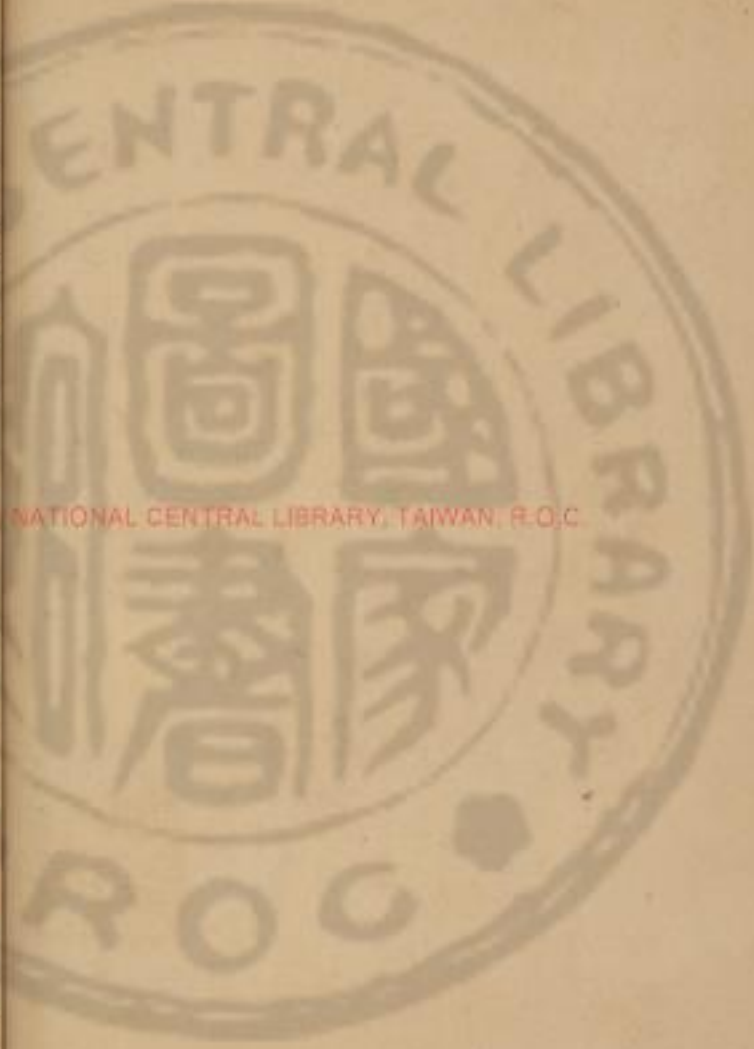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關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武惠妃薨差一年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岑義為同三品年誤及官稱不同

竇懷貞傳誤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紀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章懷太子傳年誤

慶王琮薨紀傳差一年

張濟死紀傳差一年

肅王薨差一年

武依暨傳年次誤

啖助傳替誤

懿德太子傳誤

上官昭容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誤

突厥傳叙永安王孝基誤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韋弘景傳云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略權近擢太



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今按劉士涇傳云遷太僕卿給事中章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以為穆宗一以為憲宗一則云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一則云弘景等乃奉詔二說殊不同未知其孰是且又士涇傳云弘景等即不知餘人為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魏謩罷相差一年一原本作四年誤

魏謩傳云大中十五年大昕按今本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大中紀元十三年唐書本傳謩也宋本亦誤衍五字罷相而紀表在十一年故云差一年

今按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又宰相表云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謩為檢校戶部尚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為十五年者誤歟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李愬傳云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請罪梯而



下禮送京師

今按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
平蔡碑云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十月壬申愬用
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
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然則憲宗紀新書正得其
實而愬傳以為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則大誤矣

關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關立本傳云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

今按宰相表則咸亨二年立本為中書令

高宗本
紀亦同本

知孰是

大昕按立本初以總章元年為右相本中書令也

武惠妃薨差一年

楊貴妃傳云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

今按元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皇太子瑛
及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
武后薨又按惠妃傳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後薨既瑛
等皆二十五年死則妃之薨無由却在二十四年其
理甚明然則楊貴妃傳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志愔傳云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

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謀反

今按元宗紀開元九年並無幸泉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九月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志惜傳所云九年者誤也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今按本紀久視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

足至十月改元長安則是久視無二年三月矣且又按本紀及五行志長安元年三月亦無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視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禮傳所云即此事而誤以元年為二年爾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張柬之傳云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今按本紀及狄仁傑傳仁傑以聖曆三年九月薨是年歲在庚子即久視元年也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由是言之柬之傳云長安中必誤也

岑羲為同三品年誤及官稱不同

岑羲傳云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再遷戶



部尚書景雲初復各同三品

今按睿宗紀云景雲元年六月壬午章皇后薨中宗
矯詔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
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
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
表亦同即無中宗崩而羲以右常侍為同三品之事
六月甲辰睿宗即位至七月丁巳羲罷為右散騎常
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始同三品蓋自景雲
元年即景龍四年
庚戌歲也六月溫王即位改元唐隆是月睿
宗即位七月己巳大報赦改元景雲二年辛先天元
年壬子正月羲始為同三品然則非景雲初乃先天初
也紀及表又云羲曾為中書侍郎而本傳無之亦脫
漏也

竇懷貞傳誤

竇懷貞傳云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為左御史
大夫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按睿宗紀景雲二年辛亥十月竇懷貞罷先天元年
壬子正月乙未左御史臺大夫竇懷貞同中書門下三
品則是止三教月耳非踰年也或曰史家止謂改歲
則為踰年非謂過一暮也愚曰唯新書之例不然故



不得不疑而辨之按杜元穎傳謂穆宗即位不閱歲而元穎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亦可謂踰年矣而本傳以為不閱歲又云甫再朞出為西川節度使蓋謂僅及二周而元穎以長慶元年二月為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周歲餘八月而本傳以為再朞朞今竇懷貞自罷相至復同三品雖曰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為踰年哉

常山王承乾卒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傳云貞觀十七年廢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

今按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與本傳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立鄧王寧為皇太子即惠昭太子也六年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

今按穆宗紀云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昭太子傳云李絳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冊禮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年十九以是推之憲宗紀惠昭以元和四年



立六年十二月薨而穆宗紀云元和七年薨已為舛
錯今惠昭本傳又云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則是元
和四年受冊成禮而五年薨愈見乖異不知何者為
是然要之李絳嘗上言曰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
建於是乃立太子則是元和四年立之無疑但薨年
則紀傳交互為難考爾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孝敬皇帝傳云弘奏請赦佛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
遇酖薨年二十四又高宗紀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
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為孝敬皇帝

今按燕王忠傳云王皇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又高
宗紀永徽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后為庶人是歲乙卯
而弘三歲則是以癸丑生至上元二年歲在乙亥薨
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懷太子傳年悞

章懷太子傳云上元七年復名賢是時皇太子薨其
六月立賢為太子

今按高宗紀及三宗諸子傳並云皇太子以上元二
年薨獨此傳以為元年蓋誤也

慶王琮薨差一年



十一宗諸子傳云奉天皇帝琮天寶十載薨琮本封慶王
今按元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五月戊申慶王琮薨恐
本傳之誤也

張濟死差一年

張濟傳云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王師範起兵青
州欲取濟為謀主不克全忠肅帝東遷濟聞曰乘輿卜
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濟構宅鎮兵使
張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寶天復二
年十二月是歲

今按昭宗紀天復元年辛丑十月朱全忠犯京師十一

月壬子昭宗如鳳翔戊辰全忠犯鳳翔自是全忠圍
鳳翔至天復三年癸亥正月王師範取兗州甲子昭宗
幸全忠軍己巳昭宗至自鳳翔十二月丙申朱全忠
殺尚書左僕射致仕張濟由此觀之則天復二年十
二月昭宗尚在岐下為全忠所圍未出亦未有卜洛
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然則本紀所書三年十二月
丙申殺濟為得其實而本傳云二年十二月者誤也
且又濟以三年既死而昭宗以四年遷洛今觀濟傳
所書則似遷洛之後濟方被殺此蓋傳中文意未全
所致當云全忠將脅帝東遷如此則文意完矣

肅王薨差一年

肅王詳傳云建中二年薨

今按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肅王詳薨與傳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武攸暨傳云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

今按武承嗣傳云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帝柔昏不斷繼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然則攸暨之降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事也而傳以為長安中則悞矣

啖助傳替誤

儒學啖助傳替云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

今按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卒距嘉祐五年庚子進新書之歲止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按啖助以大曆五年庚戌歲卒止距孔子之卒才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沒數千年無乃誤歟

懿德太子傳誤

懿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諧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九

今按重潤傳首云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
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年歲
在辛丑則是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則悞也

大昕按武后紀長安元年即大足元年九月壬申
殺卻王重潤及永泰郡主七壻武延基

上官昭容傳誤

上官昭容傳云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
時

今按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子
廷芝亦被殺又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殺上官
儀武后傳云麟德初后召方士為蠱官人發之帝怒
召上官儀草詔廢后七諷許敬宗構儀殺之然則武
后以麟德元年造蠱是年殺儀方是時高宗尚親政
武后止居中宮後二十年方有臨朝稱制事則尚麟
德初不得謂之武后時也

江夏王道宗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及誅長孫無忌
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道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
五十四

今按道宗本傳云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



通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且裴寂與劉武周
度索原之戰即武德二年九月介州姜寶誼死之七
戰是也此戰見於裴寂姜寶誼劉武
周傳高祖本紀武德二年中是年歲在己卯
時道宗年十七則是生於隋仁壽三年癸亥歲也而
房道愛之誅在永徽四年癸丑歲自癸亥至癸丑正
五十一年爾不得云年五十四也

突厥傳叙永安王孝基誤

突厥傳云武德四年頽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
執我使者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
管永安王孝基

今按永安王孝基傳云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
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為行軍總管攻之工部
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於筠隸馬
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虜官師大敗孝基及筠等
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晉陽平購尸不獲又按
本紀武德二年十月劉武周寇晉州永安王孝基及
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於筠內史侍郎唐儉
討之是月夏縣人呂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
劉武周戰於下邳敗績此乃戰於夏縣而誤作一邳
筠等四人被執正在此三年二月甲寅獨孤懷恩謀
戰而紀編書亦見別篇



反伏誅按懷思傳懷思初謀反而勅令討武周既也
思逃歸四人敗被執而秦王破武周於美良川懷
事敗遂伏誅反四月壬戌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於
洛州敗之武周亡入於突厥克并州由是言之永安
王孝基在武德三年四月劉武周末破敗之前已被
害矣何緣四年猶為行軍總管而與突厥戰乎此蓋
誤也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太宗紀云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太宗為西討元帥七
月太宗有疾諸將為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間復屯於高
塘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果率其眾求戰
向太宗投軍不動久之仁果糧盡太宗曰可矣乃遣總
管梁寶柵淺水原仁果將宗羅暎擊寶太宗率兵出其
後羅暎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果乃出降

今按高祖紀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
世民為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静及薛舉戰於涇
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己丑秦王世民為西討元
帥以討薛仁果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果執
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州至八月辛巳卒共
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舉敗劉文静後至八月
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紀乃云八月太宗疾間復屯

於高墪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叅較高祖紀前
後無復有與舉相持可及六十餘日之處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吐谷渾傳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趙德楷貞觀
九年詔李靖等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擊之
今按本紀其吐谷渾執趙德楷及命李靖等六總管
伐之皆貞觀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宋咸林吳縝纂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瓘

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紀云矍璋而傳乃矍章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紘許季常

目錄著王綝而傳乃王琳

封道言名不同

楊暄名不同



於高墪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叅較高祖紀前
後無復有與舉相持可及六十餘日之處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吐谷渾傳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趙德楷貞觀
九年詔李靖等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擊之
今按本紀其吐谷渾執趙德楷及命李靖等六總管
伐之皆貞觀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宋咸林吳縝纂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瓘

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紀云矍璋而傳乃矍章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紘許季常

目錄著王綝而傳乃王琳

封道言名不同

楊暄名不同



王搏名不同

梁武孫名誤

嗣鄭王戒丕字誤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信王彊名紀傳不同

昭宗子裕紀書為祐

王茂章誤作彥章

辛雲京官誤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吳大瓘名不同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以公主字為封號

程昌裔名不同

張去奢去盈不同

郭潛曜姓不同

南昌公主

張說字誤為銳字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誤

范雲仙等官誤

蘇光榮名不同



鹿晏弘名誤

牛勗名不同

魚朝恩傳脫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盧坦傳誤書吳少誠

范陽王諒名不同

東莞郡公名不同

袁詡傳袁崇名誤

蘇弘軫名不全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王珪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仇甫姓不同

蘓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突厥傳李高遷姓誤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唐儉傳誤書官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封子為蜀王名不同

長平王傳薛仁果傳不同

紀書團練使崔淮而傳乃觀察使崔瓘

代宗紀大曆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淮

今按崔瓘傳云瓘博陵人以士行修謹閭累官至澧州刺史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瓘瓘聞難惶懼走遇害此即紀所書者而不同如此蓋紀誤也

大昕按唐制節度團練諸使多兼本道觀察使

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褚亮傳云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

今按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己丑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太宗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宰相表云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世民加司徒天策上將又唐倫傳太宗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然則其官止



是天策上將非上將軍也

紀云雙璋而傳乃瞿章

昭宗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雙璋死之

今按楊行密傳云汴將朱友恭勳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閻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強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然則書為雙璋誤也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欲釳許季常

史思明傳云思明天遣欲釳擊兗鄆又云思明大怒名許季常將誅而釋之

今按朱泚僭即皇帝位以欲釳為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斯二人名姓皆同然史思明之亂至朱泚建中之變已二十五六年矣二人者果存而助亂歟或者姓名偶同歟其誤記歟不可得而知修史家亦當定其去取也

大昕按季常叔翼子見思明傳中

目錄著王琳而傳乃王琳



目錄第一百三十列女傳有王綝妻章

今按其傳乃王琳妻章也未知孰是

封道言名不同

公主傳高祖女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今按封倫傳乃名言道未知孰是

楊咄名不同

外戚傳楊國忠四子暄咄曉晞又云咄尚萬春公主貴

妃傳亦同其字皆從日

今按公主傳及宰相世系表其咄字皆從月蓋誤也

王搏名不同

王綝傳其孫搏字昭遠

今按宰相世系表皆作搏未知孰是

梁武孫名誤

宰相世系表內序梁武孫云統五子歡譽登警警

今按表內有譽字而無登字蓋登當作譽也

嗣刻王戒至字誤

顧彥暉傳云乾寧四年蓋洪率衆五萬攻彥暉

王建之將也

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

止建拒命帝以嗣刻王戒至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

奉詔



今按本紀乾寧四年六月敗王建為南州刺史以李
茂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為鳳翔隴右
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於奉天敗績况
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紀傳中載之多矣唯此傳
乃作嗣劍王戒丕誤也

大昕按兵志昭宗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為京
西招討使官傳作嗣覃王戒丕以本紀攷之嗣
延王名戒丕嗣丹王名允嗣覃王之名當從本紀
作嗣周為是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高祖紀武德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為周王元禮鄭
王元嘉宋王元則荆王元茂越王

今按高祖諸子傳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
宋荆滕四王同封正謂此也今紀內書元茂封越王
而傳乃是滕王已見差舛而又高祖諸子中無名元
茂者以是推之實紀誤也當書云元懿滕王為是况
傳中自周王元方已下皆有次序載其名故徐康王
元禮始王鄭韓王元嘉始王宋彭思王元則初王荆
鄭惠王元懿始王滕凡此皆有根源一可考而紀
之所書殊無據依也



信王愐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元年七月封叔怗為信王八年十二月信王怗薨

今按十一宗諸子傳憲宗二十子無名怗者止有信王愐咸通八年薨既封於信而又薨年與傳相符則此信王怗即愐無疑但紀傳名不同必有悞者

昭宗子裕紀書為祐

昭宗紀大順二年六月丙午封子祐為德王

今按昭宗諸子德王名裕不名祐也况乾寧四年立為皇太子時名裕即可見此誤也

王茂章誤作彥章

揚行密傳云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

今按田頵傳云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又云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叅校諸傳當作茂章為彥章者誤也

辛雲京官誤

僕固懷恩傳云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却廷王充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

今按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壬寅建外月癸丑河東軍亂



殺其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又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卯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今僕因懷恩傳載雲京等會師於莫州城下正是寶應元年廣德元年冬春之際又按辛雲京傳雲京自為河東節度使之後未嘗移鎮卒於太原亦未嘗為兗鄆節度使况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討賊此蓋誤書也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太宗諸子傳蜀悼王愔傳末云子璠嗣王武后時諫死歸誠州神龍初以朗陵王禕子禴嗣

今按朗陵王即鬱林王恪之子也恪亦太宗子恪傳云四

子仁璋琨琬璋早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禴出繼蜀王愔由是言之此蜀王傳所云以朗陵王禕子禴嗣當作以朗陵王璋子禴嗣也况開元中有信安王禕即琨之子而朗陵之親姓無容與伯父同名以此蓋見朗陵王禕當作璋也然三宗諸子傳內許王素節傳末云乃以嗣蜀王禴為廣漢王以宗室世系表攷之蓋禴本名禴也

吳大瓘名不同

柳晟傳云授學於吳大瓘并子通玄



今按吳通玄傳其父乃名道瓘未知孰是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劉劉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劉曉大誑環上其藁德宗異之

今按憲宗紀永貞元年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自反至伏誅止四五月耳中間未嘗有順命事此其一也且惠琳之亂在夏州而此傳乃云入蜀說惠琳既順命拜瀘州刺史地里全不相屬此其二也既惠琳死乃與曲環檄李納而環上其藁於德宗按德宗紀建中二年八月平盧節度使李正己率子納自稱留後貞元八年五月平盧節度使李納卒于師古自稱留後皆德宗之世也至憲宗世惠琳反時平盧節度使乃李師古而納死已久矣時又不相值此其三也曲環自建中三年為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至貞元十五年卒當惠琳反時環死已久矣無復與李納攻戰事此其四也且曲環攻李納時乃德宗之初而惠琳反在憲宗之初相距二十四五年曲環又已死何緣先述惠琳



死然後方及曲環攻檄李納事如此則顛倒錯亂無
復次序此其五也由此觀之此非楊惠琳乃楊子琳
也按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
成都劍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
別駕張忠又按崔寧傳云寧攻郭英又英又走靈池
為韓澄所殺於是劍南大授楊子琳起瀘州討寧詔
宰相杜鴻漸為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入成都
乃表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朝廷因
授寧西川節度使大曆三年寧入朝楊子琳襲取成
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敗于琳者本瀘南賊帥
既降詔歸劍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為刺史寧入
朝留弟寬守成都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
據其地寬戰力屈寧委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募士設
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
乘而去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餼寧以饗
士過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
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奉朝廷以
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
賜名猷此乃楊子琳亂蜀之本末正與代宗本紀相
符又與昌裔傳時世事狀相應蓋舊史止書為楊琳



而修新史者遂誤以為惠琳故其時世年月皆參錯顛倒前後不合以子琳考之則與紀傳年世事理皆符同其誤昭然矣今新書誤以子琳為惠琳處凡二此劉昌裔并戴叔倫傳其誤皆同也

戴叔倫傳云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

今按劉晏傳畧云代宗立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等使拜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罷為太子賓客領東

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代宗紀云廣德

元年癸卯正月癸未京兆尹劉晏為吏部尚書平章事

二年甲辰正月罷憲宗紀云永貞元年乙酉十一月夏綏

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丙戌三月楊惠琳伏

誅曹王臯傳臯以建中元年庚申為湖南觀察使李希

烈反建中三年壬戌歲十月也為江西節度使由此推之劉晏之

管鹽鐵今且以廣德元年癸卯為始至永貞元年乙

酉已四十年矣雖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之時自

廣德癸卯計之至建中壬戌亦二十年豈有主運而

四十年不罷之理且叔倫主運在代宗初而惠琳



反在憲宗初此時不相值一也惠琳之反在夏州而叔倫主運在湖南雲安地里聲勢何由相接此地不相近二也以此見決非楊惠琳明矣按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壬申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隔成都劍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崔寧傳叙子琳自成都敗收餘兵沿江而下遂入夔州城守以請朝廷授峽州刺史其本末與叔倫傳相應且正當代宗之初劉晏管鹽鐵之際此蓋亦楊子琳而誤為惠琳也

以公主字為封號

楊貴妃傳云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辭不敢就位今按諸公主傳睿宗女玉真公主字持盈外不見有封持盈者夫以公主之字而遂為封號稱之可乎就使當時日俗所稱然史家亦當改正之也

程昌裔名不同

楊貴妃傳云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騎爭闥門鞭挺誰競主墜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取駙馬都尉程昌裔官

今按公主傳乃程昌胤也未知孰是

大昕按此宋人避諱改作裔字公主傳偶未及改



所謂史駁文也

張去奢去盈不同

公主傳玄宗女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今按肅宗張皇后傳其尚常芬公主乃張去盈非去奢也未知孰是

郭潛曜姓不同

公主傳玄宗女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今按孝友傳乃鄭潛曜而其父萬鈞亦尚代國公主證據甚明為郭姓者誤也

南昌公主

公主傳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今按蘇勗傳乃云南康公主未知孰是

張說字誤為銳字

禮樂志

原本作禮儀志

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

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



今按藝文志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張說請修貞
觀永徽五禮為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
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集蕭嵩摠之又按張說傳說
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開元十
八年卒又按蕭嵩傳嵩以開元十四年以兵部尚書
領朔方節度使徙河西節度使當是十以破吐蕃功
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大昕按本紀是十七年進兼中
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又按玄宗紀
開元十一年四月張說為中書令十四年四月罷十
七年六月蕭嵩兼中書令以是言之方初修開元禮
之時即張說總領至十八年說卒即蕭嵩摠之蓋皆
以見任宰相或舊相摠之也况蕭嵩名位素崇當開
元十四年已為兵部尚書節度使而李銳乃其屬官
嵩豈容下與銳為代乎此蓋是說卒嵩代說為學士
而誤以說為銳於是義理皆不明也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悞

宗室世系表雍王繪之曾孫有廬國公相州刺史景悞
今按畢璋之曾孫亦有蔡國公景悞此二人止是
三從昆弟耳無緣如此同名按江夏王道宗傳云子
景恒封廬國公相州刺史然則雍王房之景悞非也



當為景恒而封盧國

大昕按道宗畢王璋之孫也

范雲仙等官誤

武后本紀云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三月殺
白澗府果毅薛大信

今按后妃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白澗府果
毅薛大信未知孰是

大昕按后妃傳作白澗地理志晉州澤州俱有白
澗府武后紀作白澗誤

蘓光榮名不同

孟元陽傳云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
策將蘓元策以所部屯澱水

今按韓全義傳云討吳少誠而師皆潰退保五樓賊
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英秀等保澱水不能固又入屯
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蘓光榮守澱水
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蘓光榮而韋弘景傳亦有
蘓光榮者為涇原節度使然則名光榮者是而為元
策者誤矣

鹿晏弘名誤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



今按下文及僖宗紀中和三年皆曰晏弘然則此景
弘字誤也 大昕按今本唐書作晏

牛勗名不同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王建等以入都衆二萬
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稱
留後

今按僖宗紀中和三年十二月忠武軍將鹿晏弘逐
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紀以為勗傳以為頊未
知孰是

魚朝恩傳脫字

魚朝恩傳云以左監門衛軍知內侍省事

今按監門衛軍疑不成號當是將軍也

大昕按今本有將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李訓傳云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仇士良傳云志弘
右衛上將軍兼中尉

今各以本傳上下文考之如李訓傳云弘志使偏將
攻之士良傳云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扶帝還宮
又云與弘志議更立又云弘志韓國公又云士良弘
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又云禍原於士良弘志又按武



宗紀亦書為魚弘志然則其人名弘志審矣而傳或書為志弘使後世何所取信乎

大昕按今本士良傳並作弘志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九年龐勛反十二月前天雄軍節度使馬舉為南面招討使泰寧軍節度使曹翔為北面招討使今按康承訓傳云詔以馬士舉為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以隴州刺史曹翔為充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與本紀所書名及官號有不同又按令狐綯傳馬舉本左衛大將軍遂代綯為南面詔討使亦不言為前天雄節度使且又一名舉一名士舉莫知孰是

大昕按方鎮表昭宗乾寧四年賜沂海節度使為泰寧軍節度使

盧坦傳誤書吳少誠

盧坦傳云坦為東川節度使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坦出半歲而絳罷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今按李絳罷相在元和九年二月則坦之出鎮東川乃八年秋冬之交也又按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彭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弟少陽自稱後留九年



閏八月彭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
軍事是後始相繼命將誅討然當元和八年九年則
少誠之卒已久朝廷未嘗有誅少誠之事今此云吳
少誠之誅誤矣當云吳元濟之誅也

范陽王諒名不同

魯王靈夔傳云子諒為范陽王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按本紀垂拱四年九月殺范陽郡王靈夔靈不同
未知孰是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魏王鳳傳云次子茂融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按邗文偉傳云東莞公融本紀垂拱三年當作亦
四年當作亦作東莞郡公融皆無茂字未知孰是

袁朗傳袁察名誤

袁朗傳云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
世淑顓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

今按袁朗之先仕宋而死於國難者有淑顓察三人
然未嘗有名察者則此言察乃察字之誤也

蘇弘軫名不全

鄭從謹傳云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
蘇弘軫引兵拒沙陀戰歎負傳圭斬軫以徇



今按上文云知軫而下文止云斬軫即不知軫姓蕭
知耶或脫誤耶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遼東李氏世系表內兩世之間有名知古者二人必有
誤者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王琚傳云琚義其為即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
今按王同皎武三思傳皆作周璟未知孰是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宰相世系表李氏南祖表內有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弟名暄子名藩

今按本表之末注云南祖宰相有藩又李藩傳云其
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藩相憲宗而李承
傳云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暄養之仕歷山南東道
節度使終於湖南觀察使此即李暄李承李藩之世
次今且據傳為正傳稱兄暄養之今表中暄乃為承
之弟其誤一也藩既承之子今表止作藩其誤二也
藩相憲宗以例當有相憲宗字而此不載顯是脫漏
其誤三也

仇甫姓不同



藝文志雜史類中鄭言平剗錄一卷注云裴甫事

今按魏宗本紀咸通元年正月浙東人仇甫反命安南經略使王式為浙江東道觀察使以討之八月己卯仇甫伏誅王式傳亦作仇甫唯藝文志作裴甫未知孰是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蘇定方傳云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

今按西突厥傳以為嫩獨祿未知孰是

突厥傳季高遷屯石嶺

突厥傳云武德八年頡利攻靈州於是張瑾兵屯石嶺季高遷屯太谷

今按突厥傳云武德五年進擊忻州為李高遷所破又季高遷自有傳則此為季字者誤也

大昕按今本唐書作李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突厥傳頡利子疊羅支

今按李靖傳作疊羅施未知孰是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武宗本紀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霸自稱留後



今按進瀧傳其子乃名重順未知孰是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七月癸巳封德彝為尚書左僕射
今按宰相表乃是右僕射况是月辛卯方命蕭瑀為
左僕射至此止隔兩日爾而德彝本傳亦止云拜右
僕射且云是時瑀為左僕射然則德彝此拜實右僕
射而高祖紀書為左則誤也

唐儉傳誤書官

唐儉傳云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為劉武周
所虜

今按高祖紀云武德二年内史侍郎唐儉討劉武周
又永安王孝基及獨孤懷恩傳皆云內史侍郎又百
官志云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內書令曰中
書令然則儉在武德二年則當止是內史侍郎未合
書為中書侍郎也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武德四年左驍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
今按十六衛止有驍衛未嘗有驍騎衛又按突厥傳
亦止云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然則此騎字實衍
字也



高祖紀封子為蜀王名不同

武德六年四月壬申封子元瑋為蜀王元慶漢王至八年十二月辛丑徙封元瑋為吳王元慶陳王

今按子名元瑋而封蜀王使民吏若何稱之雖瑋字亦有壽音然恐難戶曉終似未安其可疑者一也又按此高祖子也遍尋本傳則二十二人並無名元瑋者此可疑者二也按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後徙吳與此高祖紀所書封徙皆同又云貞觀十年徙王霍令以紀考之武德六年王蜀及八年徙封吳者皆名元瑋而貞觀十年徙封霍者則名元軌然則元軌初名元瑋後改為元軌歟若然則是傳漏載其改名一事矣至於名瑋而封蜀一事訖未可曉或者止名元軌而高祖誤以為元瑋乎設若果誤載則又安得六年八年皆誤歟此二者雖不可得而考然要之元瑋元軌在紀傳不脫則誤必有一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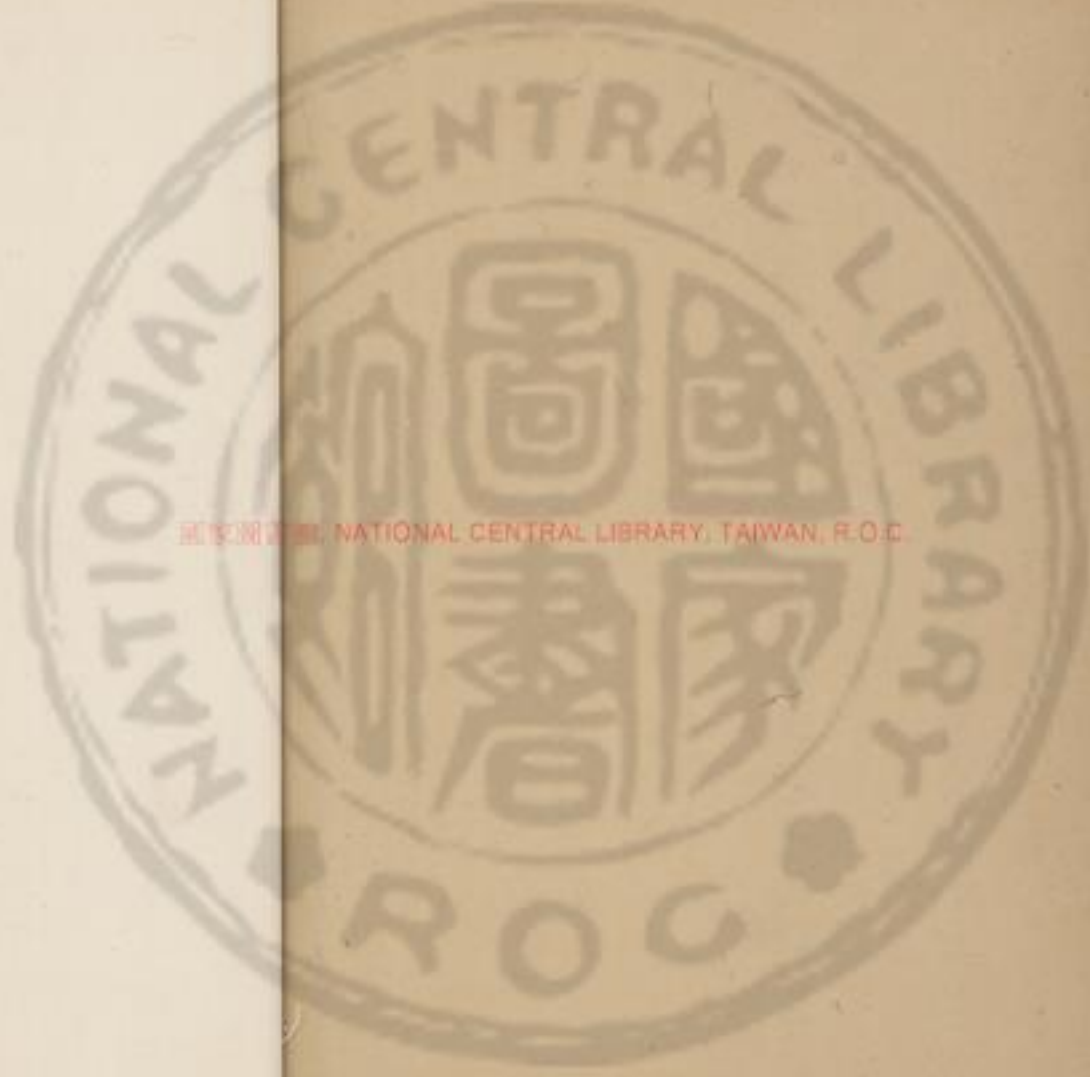
大昕按舊唐書紀武德六年雖不載元瑋初封蜀王等事然八年亦書云十一月改封蜀王元軌為吳王其名止是元軌不作元瑋已自與新書不同由是觀之疑新書之誤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長平王傳薛仁果傳不同
長平王叔良傳云薛仁果內史翟長孫以衆降又云委
事於長孫乃克安
今按薛仁果傳作內史令翟長孫未知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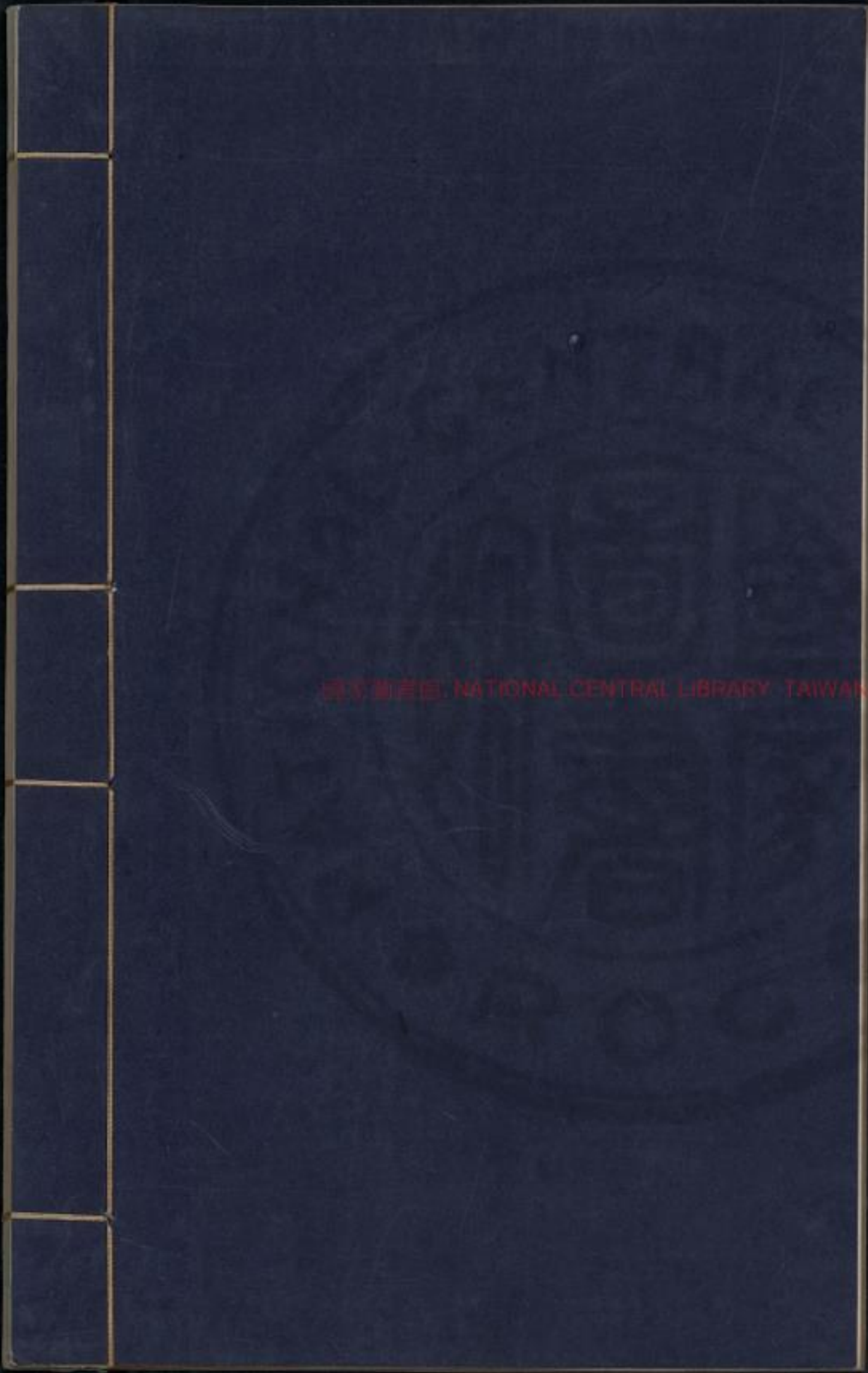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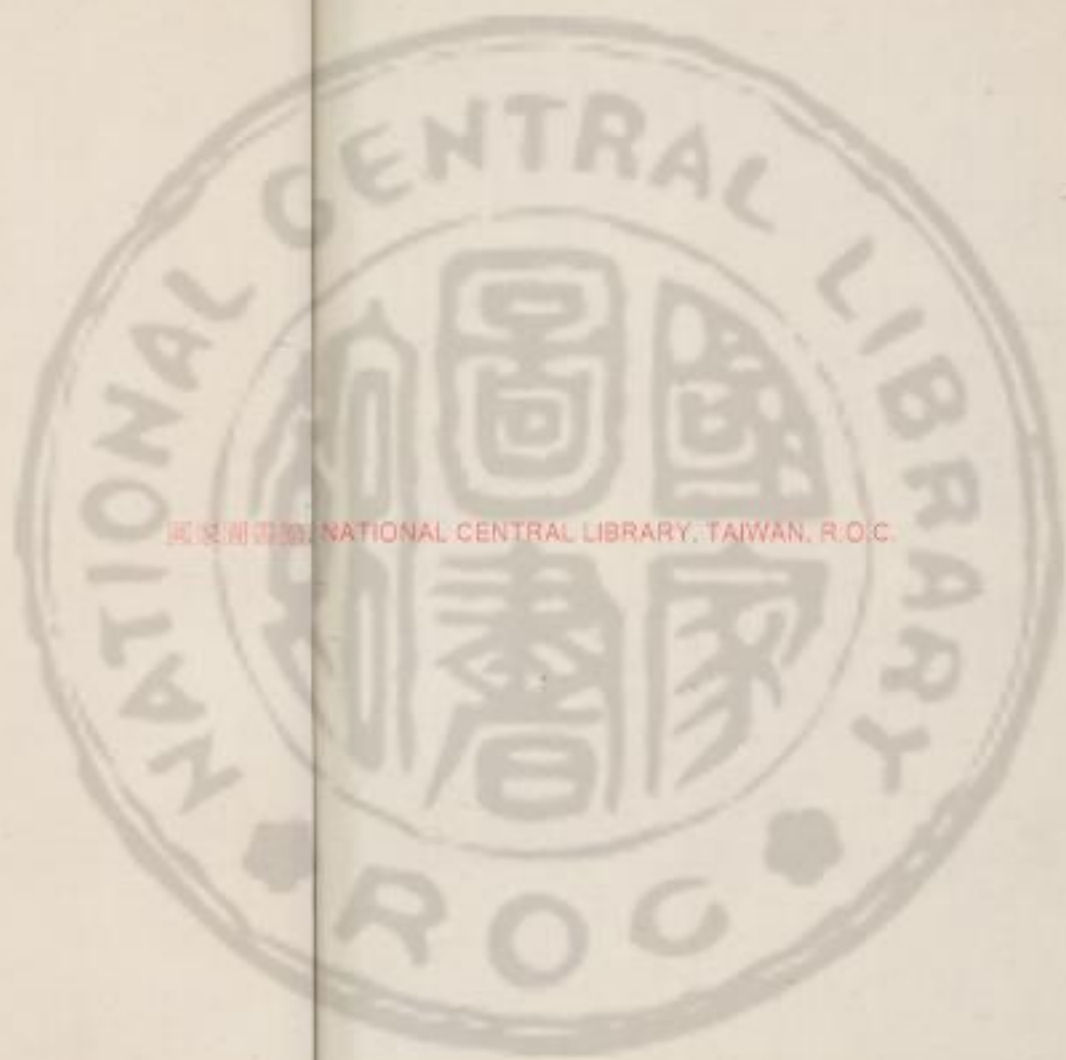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7-2 .1



新唐書糾謬卷第七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璵

李吉甫德裕

徐文遠有功

劉迺伯芻

張薦又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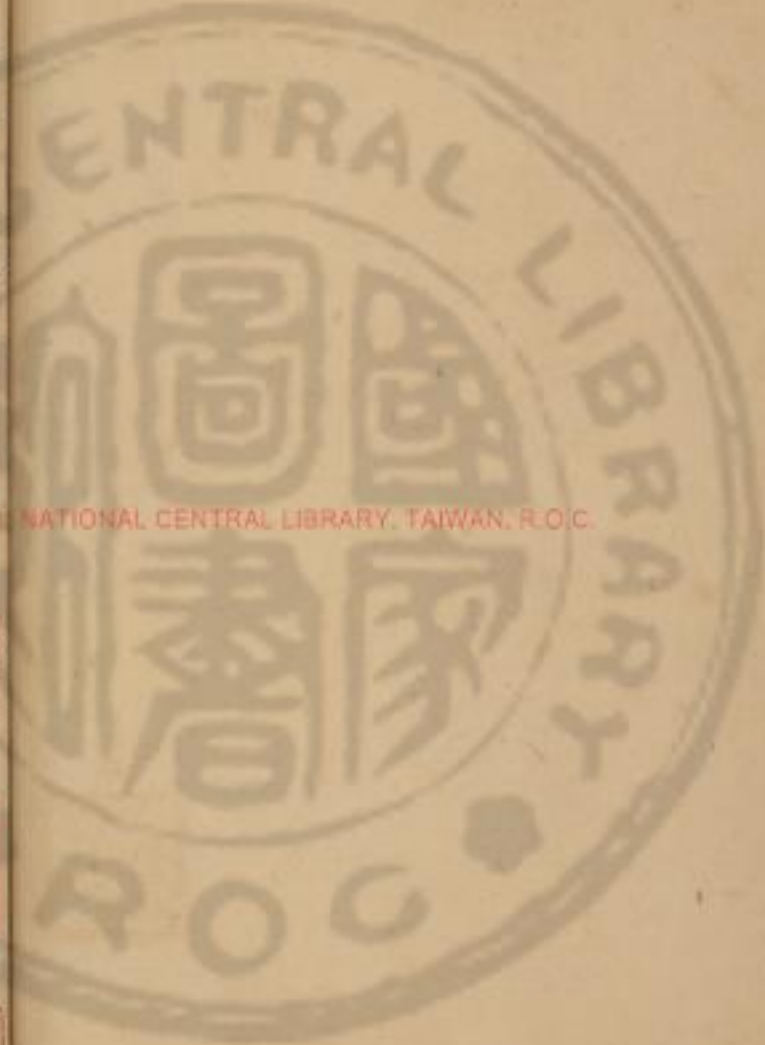
柏良器耆

盧懷慎爽杞元輔

稱引旁文遠高別傳例

崔日用良佐

李邕鄴



崔玄暉戎

嚴震礪

陸贄康

令狐德棻楚

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藩

孟簡傳

陸長源傳

李景讓為愷孫又似曾孫

張鑑為後亂五世孫又似曾孫

袁朗鄉里

崔行功鄉里

嘗見前史所載凡父祖子孫同書而別傳者必各於其

傳中略相稱引其官及名或所任之朝及鄉里世系之次以見其家世所承善惡曉然相屬不絕非獨使覽者易於考見亦所以示獎勵而為風教之助也自遷固以來此法未之有改若不略加敘述則其子孫屬不復聯殆如路人後世必有疑之者故昔人嘗有以蕭望之為何之宗者而注家深明其不然以為史所不述後人安從而知之是蓋後世唯史之信捨史則不敢以為據故也袁史筆者其可不重其事而怨之乎今之新書此例雖不敢廢然而為法不一其門亦有當書而不書者倘後世考尋而不得其說必不免有二蕭之疑則其為史

氏之病豈小哉且又其間有雖旁宗別派而猶時有叙
述者豈若其父祖子孫世系相承皆有聲迹列於諸傳
安可不明加稱引使後人開卷而可見乎今略取新書
所述父祖子孫或旁支遠裔雖別傳而互相稱引得前
史之體者及有為法不一當書而不書者條列左方以
見其未有定式云

新書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傳末云六世孫璵別傳

王與傳云方慶六世孫

李吉甫傳末云次于德裕自有傳

李德裕傳云元和宰相吉甫子也

徐文遠傳云孫有功自有傳

徐有功傳云國子博士文遠孫也

劉迺傳云子伯芻別傳

劉伯芻傳云兵部侍郎迺之子

張薦傳末云子又新別有傳

張又新傳云工部侍郎薦之子

柏良器傳末云子耆別傳

柏耆傳云父良器為時威名將

盧懷慎子爽子杞子元輔其傳各相稱引世



次歷然可見如此者甚多難以遍舉今粗條數傳
如右以見例也既如是則餘人當從一法也

新書稱引旁文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傳云滑州靈昌人

崔元翰傳云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

李邕傳云揚州江都人

李儼傳云北海太守邕之從孫

崔玄暉傳云博陵安平人

崔戎傳云玄暉從孫也

嚴震傳云梓州鹽亭人

嚴礪傳云震從祖弟也

陸贄傳云蕪州嘉興人

陸扆傳云宰相贄族孫

令狐德棻傳云宜州華原人

令狐楚傳云德棻之裔也

新書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藩傳

李素立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承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藩傳云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於



時

今按素立生休烈休烈生至遠至遠生奮七生承七
生藩自素立至藩六世皆有名迹別為三傳而曾無
一語相叙述以為父某祖某子某別有傳雖藩傳云
又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於時然終不明言見於
別傳必不免後人之疑也

孟簡傳

孟簡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史

今按孟詵在隱逸傳自傳云汝州梁人也然則平昌
孟氏之望而梁則所居之地今簡傳既不本汝州梁
之所居而但書其望又不於詵字下云見隱逸傳止
云武后時同州刺史則似簡與隱逸傳之孟詵殊非
親屬矣

陸長源傳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為太子詹事有清
譽

今按餘慶在陸元方傳後自有傳今長源傳不言其
別傳則其失與李承孟簡傳同也

李景讓為澄孫又似曾孫

李彭傳云從天子入蜀後澄數年卒
彭即澄之子也有孫景讓



景莊景溫別傳

今按李景讓傳云景讓贈太尉愷孫也然以彭傳言之則似景讓等乃彭之孫而愷之曾孫也在景讓傳則云愷孫頗為難明矣

張鎰為後亂五世孫又似曾孫

張鎰傳云國子祭酒後亂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

今按後亂傳末云孫齊立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子鎰別有傳以後亂傳言之則鎰乃後亂之曾孫非五世孫也

袁朗鄉里

袁朗傳云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為尚書左僕射今按朗之先出於後漢司徒滂而後漢靈帝紀光初元年二月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滂字公喜魏志字公此袁滂為陳國人而初見於漢史甚明者也至其子渙仕魏為郎中今本傳亦云陳郡扶樂人至渙曾孫瓌仕東晉本傳亦云陳郡陽夏人瓌族孫湛仕宋本傳亦云陳郡陽夏人其後湛之一族如淑洵濯顓觀象昂錄君正敬憲樞朗凡累世皆仕江左無入北為官者至陳亡朗始仕隋耳故昂嘗自稱陳國賤男

子然則朗之先世皆本諸陳國永嘗遷徙今新史乃云其先雍州長安人未審自何得之豈非失其實歟且自後周平江陵隋平建鄴南朝士人過江而北仕者衆矣故唐初此族尚多如殷開山虞世南褚亮姚思康王方慶顏師古陸德明之徒皆是也而新書皆本其先里使後世有考焉獨袁詡傳所載如是實甚悞矣

崔行功鄉里

崔行功傳云恒州井陘人兄子玄暉別有傳

今按玄暉傳則云博陵安平人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又按宰相世系表崔損亦行功族也而損傳亦云系本博陵無乃博陵者是耶或者系望博陵而實則恒州耶不可得而知然史家止當考按從一不可二者皆存而無辨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八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誕節名及上壽儀紀傳皆不載

裴守真耀鄉傳次序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楊慎矜傳云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史以嚴辦自名
開元初為太府卿任職二十年七十餘以戶部尚書
致仕卒

宋咸林吳鎮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唐書糾謬卷第八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誕節名及上壽儀紀傳皆不載

裴守真耀鄉傳次序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楊慎矜傳云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史以嚴辦自名
開元初為太府卿任職二十年七十餘以戶部尚書
致仕卒

宋咸林吳鎮纂



今按宰相世系表載隆禮為崇禮此蓋隆禮以開元
時避明皇帝諱以崇易隆理亦當然而史家遺落其
事止書舊名此其失也或者謂此乃史之小疵亦不
足云愚以為不然夫史之作豈獨止於勸懲而已哉其
筆削取舍必使後世有考焉方開元時君父既名隆
矣為臣子者亦名隆而無所遷避豈尊君嚴上之謂
哉今隆禮既嘗易名而史不載使後世不知者或歸
罪於隆禮或遂援之以為說此實史氏之深責豈止
小疵而已哉况韋思諱嘗避諱而以字行王紹陸質
亦嘗避諱改名而史皆載於傳以例言之則隆禮之
傳其失昭然矣

誕節名上壽紀傳皆不載

禮樂志云千秋節者元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
節而君臣共為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
巨盜起隔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
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
事適足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自肅宗以後
皆以生日為節而德宗不立節然止於群臣稱觴上壽
而已

今按唐會要云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



右丞相張說等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群
臣常以是日獻萬壽酒又憲宗元和十五年七月詔
云朕誕辰奉迎皇太后宮中上壽又文宗太和七年
慶成節是日上於宮中奉迎皇太后宴樂群臣詣
延英門上壽是蓋人王因其誕辰感其親生育劬勞
之恩不敢同之常日於是為之宴樂以致其愛敬之
心焉為臣子者又喜其君父生於是日願其享無疆
之祚亦相率奉觴獻壽以致其祝誕之誠焉是皆出
於臣子之情而飾以禮文故後世不可得而廢者也
是以累朝沿襲未之有改且上壽之禮尚矣古人每
有吉慶喜樂之事且上壽於君親以致其誠意經所
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則其比也如漢高祖車千秋
東方朔止偶因一事而猶且為之况當君親誕育之
日臣子若恬如平時不少致其誠敬則人情禮意其
可安乎由是言之因誕日立節名上壽酒亦臣子奉
君親之禮耳未可遽削而不著也且天寶之亂盜起
兵起興而唐遂衰其所以名之者蓋有由矣刑政乖
戾而任用匪人也非以立千秋節也使當時不立節
名不上壽不宴樂亦未免乎盜起而唐衰也其後肅
宗文宗以至武宣懿僖昭哀八朝各嘗立誕節名亦



安歟

今按裴耀卿守真之子也而耀卿傳居第五十二卷守真傳居第五十四卷次序如此於義無乃未

裴守真耀卿傳次序

志以為獨德宗不立亦未知其孰是

不聞其名亂造其亡也亦不自誕節起然則史之所書使後世可以為戒者在乎刑政之得失任用之賢否爾立誕節而上壽宴樂以致臣子之情禮者非所以為戒也徒使後世有司欲考按故事則返區々乎求之於他書是亦可謂善為史者也又按唐會要自肅宗以後有代德順憲穆敬六朝皆不立誕節名今



九日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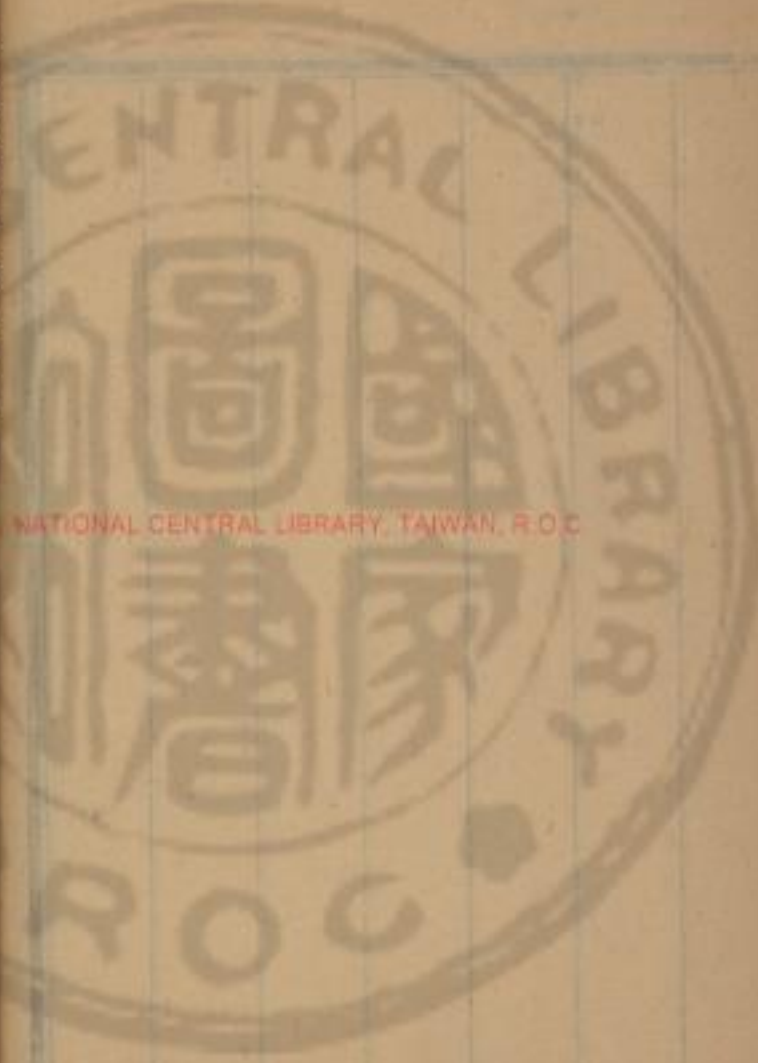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程知節為蔥山道總管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宋咸林吳鎮纂



九日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平袁晃年月與紀不同

程知節為蔥山道總管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宋咸林吳鎮纂

ENTRAL

圖書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宰相世系表蕪瓌字與傳不同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郭正一傳為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流敬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杜元穎為相至罷紀傳各不同

孫處約為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岑羲命相之官紀傳不同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載

乾符五年五月風雹事紀志不同

垂拱二年新豐慶山事紀志不同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畢王璋子韶世系未明

搖山王彩字

元結猗玗子

員倣年齒差悞

蕭穎士

李素立世系不同

崔沔傳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齊祖名紀傳不同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袁滋子均等

崔祐甫立後

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蕭至忠父引官誤

蘇瓌蘇震世次不明

韓休父兄

劉瞻入相

王璵傳年與紀不同

修搖山王彩人不同

蕭俛為僕射表傳不同

鄧康王徙封紀傳不同

兩土紀志月不同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石然紀志月不同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日誤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百官志云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

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今按曹確傳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

喬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此與百官志所載語意同而數不同未知孰是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僖宗紀乾符二年_{乙未}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尚君長陷曹

濮二州_西四年_{丁酉}三月冤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

節度使薛崇死之五年_{戊戌}二月王仙芝伏誅是歲天平

軍節度使張勳卒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六年_{己亥}淄州

刺史曹全晟克鄆州殺崔君裕廣明元年_{庚子}六月辛酉

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晟為東面副都統中和二年_{壬寅}十

月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晟死



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三年癸卯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四年甲辰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是歲濮州刺史朱宣逐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留後

今按朱宣傳云宣為王敬武青州牙將黃巢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宣為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芝仙斃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遂稱留後宣以功署濮州刺史留摠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於陣宣反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嘉其守拜天平軍節度使然則以本紀言之天平軍節度使自乾符四年丁酉至中和四年甲

辰凡八年歷薛崇張祜崔君裕曹全晟崔用曹存實

朱宣七帥也以朱宣傳言之即自薛崇崔君裕曹存

實至於朱宣止四帥而已此其大槩俱已不同至於

紀稱黃巢陷此處當有脫文紀稱黃巢陷鄆州而薛

同也紀稱節度張祜卒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傳云

薛崇戰死君裕即攝州事二不同也紀稱曹全晟克

鄆州殺崔君裕傳云曹存實襲殺君裕三不同也韓簡寇鄆州而曹全晟死

傳乃云韓簡寇鄆存實迎戰而死紀稱朱宣逐存實而自稱留後傳乃云存實與韓簡戰死宣嬰城而簡不能拔乃拜節度使其舛謬至此於如此豈可以垂



之後世乎

大昕案通鑑中和元年十月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晟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為留後二年五月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十月韓簡復引兵擊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朱瑄即朱宣收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又攷異云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晟為天平節度未周歲而遇害又五代史朱宣傳宣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

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為留後全晟即全晟也晟音相同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崔植傳云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

今按穆宗紀長慶元年二月己卯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於有司三月丁巳赦幽涿檀順瀛莫營平八州死罪以下給復一年賜盧龍軍士錢又按溫造傳云



長慶初為幽鎮宣諭使至范陽劉總郊迎造為開示
禍福總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朝而劉總傳云總上
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為三以幽涿營為一府請
張弘靖治之瀛莫為一府盧士玫治之平薊媯檀為
一府薛平治之然則劉總所歸之地在崔植傳則七
州在本紀則八州在溫造劉總傳則九州以本紀及
劉總傳州名參考之則十州幽涿檀順瀛
莫營平媯薊其舛駁至
於至如此未知何者為是且唐人著書多謂天下視
河北得失以為朝廷治亂重輕則其於當時所繫亦
大矣而史臣記述乃爾使後學無所考信是誠可罪
也哉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宋璟傳云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為留守

今按本紀開元十二年無東巡泰山事其東巡封泰
山乃十三年十月也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云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為
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
遂禽晁浙東平二年光弼薨

今按代宗紀寶應元年八月辛未台州人袁晁反九



月癸卯陷信州十月乙卯陷溫明二州十二月甲戌
李光弼及袁晁戰於衢州敗之廣德元年三月丁未
李光弼及袁晁戰敗之二年七月己酉李光弼薨十
一月癸丑袁晁伏誅以此而校本傳則頗不相應未
知何者為是

程知節為蔥山道總管與紀不同

程知節傳云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顯慶二年授
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

今按本紀永徽六年五月癸未左屯衛大將軍程知
節為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顯慶元年八月
辛丑程知節及賀魯部敬邏祿處月戰於榆慕谷敗
之九月癸未程知節及賀魯戰於怛篤城敗之二年
閏正月庚戌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
管以伐賀魯十二月丁巳蘇定方敗賀魯於金牙山
執之然則程知節之討賀魯乃永徽六年也其顯慶
二年自命蘇定方出討而是年執之矣今乃云知節
顯慶二年為蔥山道大總管以討賀魯者悞也且又
傳云左領軍大將軍而紀云左屯衛大將軍亦必有
悞者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略云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敬暉率羽林兵討
賊明日中宗復位

今按武后本紀長安五年

即神龍元年也

正月癸卯張柬之

崔元暉敬暉桓彥範等率兵討亂張易之昌宗等伏
誅丙午皇帝復於位又中宗紀云神龍元年正月張
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辰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
丙午復於位由此觀之則討賊後三日中宗乃復位
非討賊之明日彥範傳悞矣

大昕按討賊之明日皇太子監國改元即可云復
位矣非甚悞

宰相世系表蘓瓌字與傳不同

宰相世系表云蘓瓌字廷碩

今按本傳云瓌字昌容子頊字廷碩世系表必悞也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崔龜從傳云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

今按宣宗紀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尚書判度支

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十一月崔龜從罷
又宰相年表云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侍郎判度
支崔龜從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



八月庚戌罷判五年四月乙卯龜從為中書侍郎兼
吏部尚書十一月庚寅龜從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
事宣武節度使由此言之本紀及傳所書皆甚略唯
年表為詳備至於自四年六月而至五年十一月遂
以為再歲若以杜元穎傳例言之止可謂之逾年也

郭正一傳為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郭正一傳云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
郭待舉岑長倩魏元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
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直遷中書侍郎

今按高宗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黃門侍郎郭待
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侍
郎魏元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宰相表
亦然即非永隆中此其一也又按百官志云貞觀八
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
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永淳元年以
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然則是平章事之
名實始於貞觀八年以命李靖至永淳元年乃始入
銜爾今正一傳遂以為同平章事始於正一等則悞
矣此其二也

流敬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中宗紀云神龍二年七月流敬暉於嘉州宰相表亦同

今按暉本傳乃流瓊州疑稱嘉州者悞

杜元穎為相至罷紀傳各不同

杜元穎傳云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縉紳駭異

今按本紀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丙午即帝位
至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壬午元穎以翰林學士戶部
侍郎為相止踰年矣閱之言歷也更也

又云甫再暮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今按本紀元隸以長慶三年十月罷相則是已逾二
年矣非甫再暮也

孫處約為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孫處約傳云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今按高宗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太子右中護樂彥
璋西臺侍郎孫處約同知軍國政事又宰相表云十
二月戊子太子右中護樂彥璋檢校西臺侍郎西臺
侍郎孫處約並同知軍國政事尋同東西臺三品然
則紀傳所書各有未完而表始為詳備矣

岑羲命相之官紀傳不同

岑羲傳略云進吏部侍郎中宗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



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

今按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弑中宗以
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
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殊不言以右常侍為同
三品也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載

李吉甫傳云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
殺我

今按吉甫以憲宗元和九年十月薨而本紀自八年
至九年並無此熒惑之變獨天文志有八年十月己
丑熒惑犯太微西上將而已若非悞書相為將以致
異同即是脫漏不載也若以為例不書則九年十月
太白晝見亦書於紀例與此同亦當書也

乾符五年五月風電事紀志有不同

五行志第二十六卷乾符六年五月丁酉宣授宰相臣豆
盧瑑崔沆制殿庭氛霧四塞及百官班賀於政事堂雨
電如鳧卵大風雷雨拔木

今按僖宗紀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翰林學士承旨戶
部侍郎豆盧瑑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為戶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雨雹大風拔木宰相表亦同又五行志第二十五卷常風門云乾符五年五月丁酉大風拔木又崔沆傳云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霧塞庭中百僚就班修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又豆盧瑑傳云歷翰林學士不言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於廷大風雷雨拔木然則本紀表傳及五行志第二十五卷皆以為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獨五行志二十六卷以為六年則誤也

垂拱二年新豐慶山事紀志不同

武后紀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於新豐縣改新豐為慶山

今按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紀以為十月己巳而志以為九月己巳二者必有一悞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侯君集傳云君集平高昌還為有司所劾詔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

今按本紀貞觀十三年十二月侯君集伐高昌十四年八月克之十二月丁酉俘高昌王以獻十六年正



月辛未中書舍人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則
是當十四年十二月文本未為中書侍郎也而宰相
表又云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兼侍郎岑文本
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然則君集傳所書者止書其
兼官歟不書正官而書兼官亦恐非史法也至於本
紀止書正官而不書兼官若非脫漏似亦未允也

褚遂良敗官紀傳不同

褚遂良傳云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今按高宗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敗褚遂良為潭州
都督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后宰相表載敗遂
良事亦同然則傳所云悞也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昭宗紀天祐元年正月翰林學士右拾遺柳璨為右諫
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璨傳及宰相表皆左拾遺非右也未知孰是

畢王璋子詔世系未明

宗室列傳畢王璋生二子曰詔曰考基詔死隋世武德
時追封東平王生子道宗

今按宗室世系表畢王房止有子孝基及失名者二
人無東平王詔而東平王詔自是雍王房雍王繪之



子其世次甚明與傳全不同未知孰是

搖山玉彩字

孝敬皇帝傳云趙永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凡五百篇又裴光庭傳云撰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

今按藝文志云裴光庭搖山往則一卷又云搖山玉彩五百卷其搖字在傳則皆從木而藝文志皆從手未知孰是

大昕按今本孝敬皇帝傳作瑤

元結猗玕子

藝文志小說家類有元結猗玕子一卷

今按元結傳云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玕字皆從

玉此乃從犬未知孰是

朱校本云按本傳作猗玕子止玕字從玉耳

大昕按今本唐書玕亦從犬

員倣年齒差悞

李泌傳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倣者九歲升坐調辯注射坐人皆屈

今按藝文志儒家類中有員倣太元幽贊十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名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宏文館且李泌傳謂倣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倣生於開元八年也既倣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



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六年之時做不啻九歲矣此二說者必有一誤也

蕭穎士

文藝傳蕭穎士

今按新史中皆作穎惟藝文志第五十內作穎未知孰是

李素立世系不同

李素立傳云曾祖義深父政藻為隋水部郎

今按宰相世系表政藻乃素立之伯父為宜州長史政期乃素立之父為水部郎中與傳不同未知孰是又按隋朝諱忠凡郎中皆無中字今此本有之亦恐誤也

大昕按宋本又按以下二十二字小字分注

崔沔傳

崔沔傳云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

今按宰相世系表則並無隴州刺史士約而沔乃後周大將軍說之四世孫也說之父名楷兄名士元士謙與傳全不同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王方慶傳云父宏直終荆王友



今按宰相世系表云宏直魏州刺史謚曰孝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睿祖名紀傳不同

本紀云天授元年九月追尊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

今按后妃傳云尊武王為康皇帝號睿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大昕按當從本紀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崔行功傳云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

今按宰相世系表行功曾祖名伯謙字士遜而無名謙之者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德宗紀云興元二年二月李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衛大將軍扈仲莊敗之於驛店

今按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孟廷寶等輕騎趨南山廷寶等率輕騎趨南山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即不言有驛店之戰且其名乃是廷寶非庭保未知孰是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李揆傳云祖元道為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秘書監
今按宰相世系表則元道生正基正基生亶亶生成
裕成裕生揆元道於揆為高祖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表滋子均等

表滋傳末云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今按宰相世系表滋五子均太子典膳即都字之美
右拾遺郊字之乾虢州刺史與傳不同又藝文志注
云郊字之儀滋子也昭宗翰林學士亦與表傳不同
未知孰是

崔祐甫立後

崔植傳云植即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傳內又以植
為嬰甫次子祐甫命以主祀

今按宰相世系表則嬰甫乃祐甫之再從弟而嬰甫
止有植一子其說與傳不同以意攷之祐甫身為名
相其家號素守禮法必不取人之長子為嗣傳之所
言宜得其實而表似脫誤矣

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唐宗紀書竇懷貞官皆為左御史其臺大夫
今按本傳止云左御史大夫無臺字未知孰是



蕪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蕪味道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真

今按本紀延載元年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蕪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殊不言其檢校若以是年杜景佺周允元例言之則皆當書此蓋闕文也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

今按本紀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韋巨源鄜州刺史紀傳不同推究其實則紀是而傳悞何言以之

按地理志云麟州開元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且天冊萬歲元年歲在乙未而開元十二年歲在甲子相距三十年是時既未有麟州則巨源何由貶為刺史乎以此知其實鄜字而悞為麟也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庚寅振武將楊遵憲反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今按嚴綬傳末云進賢討回鶻史廩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眾懼攻進賢奔靖邊軍與紀所書不同



蕭至忠父引官誤

蕭至忠傳云陳吏部郎引子也

今按宰相世系表引為陳吏部侍郎又按南史引歷官金部庫部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則是新書傳之誤也

蘓瓌蘓震世次不同

宰相世系表蘓瓌七世孫震為河南尹

今按瓌傳瓌之子詵七之子震當祿山亂時奔靈武代宗時為河南尹而卒且瓌為相在睿宗時至代宗時不過六十餘年再則震不當便為七世孫也由此

言之世系表必有悞處况本傳以震為詵之子而表乃以為虔之子此大差互其悞必矣又瓌傳末云文宗太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而世系表不載翔之名字此可見表之脫略又况震傳所述皆肅宗代宗時事而世系表乃以為七世孫今翔當文宗時得官而止是四世孫文宗去睿宗尤更年遠其世次尚止四世即震之非七世亦明甚矣

韓休父兄

韓休傳云父大智其兄大敏

今按宰相韓氏世系表則大敏乃大智之弟



劉瞻入相

劉瞻傳云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瞻上疏固爭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

今按懿宗紀咸通十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年八月殺醫待詔韓宗紹九月丙辰劉瞻罷又宰相表瞻自承旨為相與紀同又云十年九月瞻為中書侍郎十一年正月

兼刑部尚書九月丙辰罷為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以上並無為河東節度使一節又無咸通十一年為中書相一節未知孰是

大昕按瞻之入相紀表皆在咸通十年而本傳作十一年此傳之誤也傳稱劉瑑執政薦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瑑之執政在大中十二年戊寅至咸通十年己丑中隔十二年矣瞻由承旨出鎮河東復召還為承旨戶部侍郎而後入相此理之所宜有者傳失載召還復為承旨一節未免疎略吳氏因疑瞻無節度河



東事失更甚矣

修搖山玉彩人不同

孝敬皇帝傳云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圍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撻采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

今按藝文志搖山玉彩注云孝敬皇帝令太子少師許敬宗司議即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右史董思恭等撰其姓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蕭儉為僕射表傳不同

蕭儉傳云罷為尚書左僕射

今按宰相表云罷為右僕射

鄧康王徙封紀傳不同

鄧康王元裕傳云貞觀五年始王鄆十一年徙王鄧始王及徙皆與譙魏許密四王同封

今按本紀貞觀五年二月己酉封弟元裕為鄆王元名譙王靈夔魏王元祥許王元曉密王即此鄧康王傳所書其始封者皆是也至貞觀十一年則不然止書正月丁亥徙封元裕鄧王元名舒王至六月己巳又書徙封元祥江王而已

本傳題密貞元其靈夔曉似無徙封之事

元曉本紀皆不載其徙封疑其徙封則不同而元裕傳悞云始封徙封皆同也

靈夔又以貞觀十四年自燕王徙封魯以本傳可見

然亦未見改燕王之年

大昕按太宗紀貞觀十年正月癸丑徙封靈夔

王吳氏竟未檢及何其疎也

雨土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七年二月丁卯雨土

今按五行志乃三月丁卯未知孰是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韓王元嘉傳云貞觀九年更封韓

今按本紀乃貞觀十年也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高祖紀武德二年九月乙未京師地震

今按五行志乃十月乙未未知孰是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二年正月乙未叢州地震癸卯松州地

震

今按五行志則云正月壬寅松叢二州地震未知孰是

石然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四月壬寅雲陽石然

今按五行志乃三月壬寅未知孰是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日悞

宰相表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子世勣周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今按本紀乃是十一月甲午以上文推之是月有戊寅庚辰日則不復有甲子日蓋宰相表悞也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六月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於泊灼城敗之

今按高麗及薛萬徹傳皆云右武衛大將軍獨紀以為左武衛又此紀及高麗傳皆云泊灼城而萬徹傳作泊灼城未知孰是按地理志第三十三卷下末有載賈耽考邊州入四夷之路內有營州西北路一節內云泊灼城又有登州東北路一節內有泊灼口以此觀之似泊灼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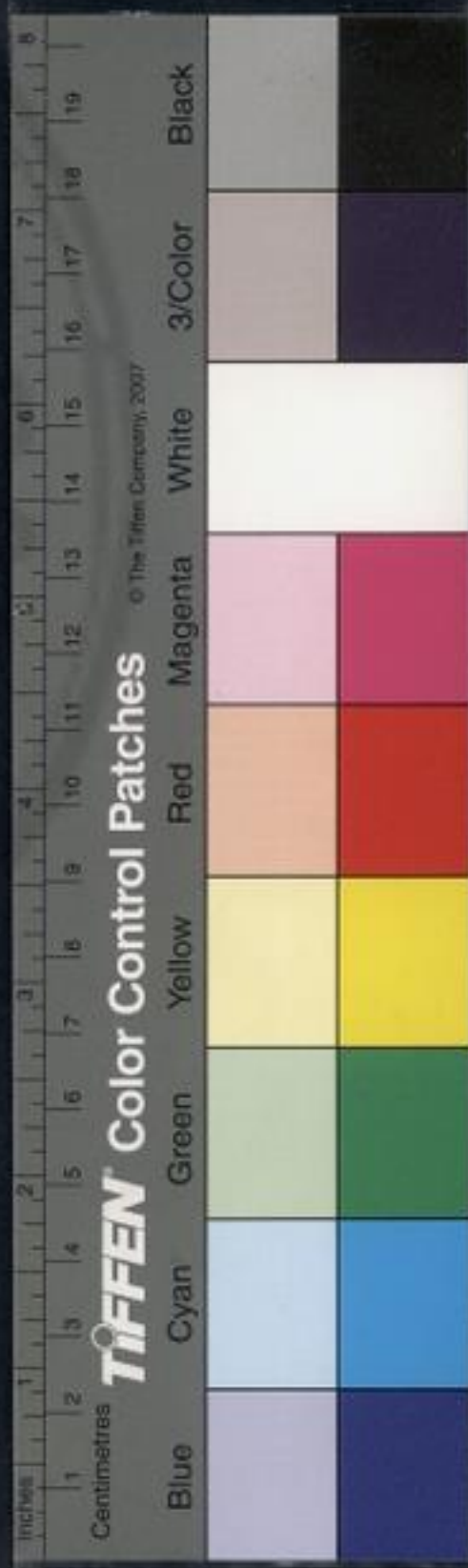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肅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吳士矩傳與狄兼謨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高智周傳記蔣洌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李知本李華傳各載太冲而得名之因不同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紀尚主而有不同



宋



文鎮纂



韋溫傳尉遲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王璠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杜棕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內外兄不同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佺事及所任官有

不同

王晏平為韋溫封上詔書

蘓味道張錫傳悞

吳湊韓阜傳不同

蘓幹之死紀傳不同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不同

張說評許景先文兩傳不同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肅宗紀即位事與冕裴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肅宗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

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闕內鹽池判

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於朔方

今按裴冕傳云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云



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
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還召而道遇太子平
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於
勤且南狩蜀宗杜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
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德兆心則大事去矣太
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待膳
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
十年今多難啟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閭輔人
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
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
位又杜鴻漸傳云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祿山亂皇
太子按軍涼平不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
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
金閔內監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
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
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
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兵
馬招輯之勢錄軍資器械儲詹凡最使涵詣平涼見
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
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



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
命縱為賊據日夜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
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関中卿乃吾蕭何
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
望六請見聽又魏少游傳云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
使考此數傳杜鴻漸止為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留
後支度副使魏少游本為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
城水陸運使鴻漸傳又云六城水運使裴冕以河西
行軍司馬已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天下兵馬副
元帥赴召而還而紀止云河西行軍司馬此位號不
同也鴻漸傳云支度判官盧簡金而紀云崔簡金此
姓不同也裴冕傳云五請而鴻漸傳云六請此勸進
之數不同也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李峴傳云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
之李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荃鞠之直夷
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暄大理
卿權猷為三司訊之無異詞妻不伏臣輔國助之乃令
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
伯陽怒欲曾讓若虛馳入自歸帝上留若虛簾中傾伯



陽等至初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暄嶺南流鑿播州

今按毛若虛傳云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鑿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叅訊未決乃使若虛按即之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於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若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周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且李峴傳云天興令謝夷甫而毛若虛傳以為尉峴傳云中丞刑部大理為三司而若虛傳云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叅訊則中丞之外自有三司欽峴傳云孫鑿直夷甫其妻又訴詔三司叅訊無異辭妻不臣若虛傳云獄久不具叅訊未決而若虛按之峴傳云崔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李暄嶺南孫鑿播州若虛傳云官屬悉貶嶺外此皆兩傳之不同者也

吳士矩傳與狄兼謩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吳淩傳末云兄淑子士矩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終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



宗弗窮治也既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謩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今按狄兼謩傳云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糧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謩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當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貽獎一方為諸道缺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觀二傳載士矩所犯固已不同至於有司劾治貶責次序各有未完蓋刑修之際未嘗以二傳參校補足其事意也

高智周傳記蔣洌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高智周傳云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與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縉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提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洌皆擢進士洌為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取牋一番為書以貽其副云提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今按喬琳傳末云時又有蔣鎮者洌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曆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鎮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婚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此叛實於鄆傷足不能進此先得鍊而鍊與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此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遁伏者安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

皆汙偽官鍊兄弟復屈節於賊云又按朱泚傳云泚借即皇帝位以蔣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蔣鍊為御史中丞又云泚自將逼奉天以蔣鍊李于平為宰相然則蔣洌渙兄弟以高智周傳言之則皆良士可嘉者在喬林朱泚傳言之則父子皆汙偽官為叛臣名教之所不齒且如崔渙賢者也止為元載所惡而蔣渙遂按其罪而逐之以是觀之則蔣渙之為人可知而新書於兩傳各書之曾無褒貶與奪亦不明書其兩見之因後人觀之何所取信耶崔渙事在崔公暉傳未有傳



李知本李華傳各載太冲而得名之因不同
孝友李知本傳云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
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
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

今按李華傳云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冲名
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
然則此李太冲姓名鄉郡時世及里語皆同則二傳
之太冲實一人耳今一傳以為官婚最高而得稱一
傳以為名冠宗族而得稱二者使後世何所從也况
知本傳既備載矣華傳復書之可乎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薛存誠傳云存誠為御史中丞江西監軍高重昌劾
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
付御史臺及案果無實

今按孔戣傳云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
道教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仲
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
請付有司詔還御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
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此李位一事在薛
存誠傳則云高重昌劾之而存誠三表請付臺按之



無實。在孔戣傳則云高仲謙上變劾位禁中而戣請付有司治之。無反狀二者未知孰是。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記尚主而有不同。

順宗女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今按張茂昭傳克禮乃茂昭之子而孝忠之孫且又云尚晉康郡主非縣主也。

韋溫傳尉遲璋事與陳夸行曹確傳不同。

韋溫傳云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封上詔書。

今按陳夸行傳云仙詔樂工却尉遲璋授王府宰右拾遺竇洵直當銜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

逆名屢行曰諛官當銜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賊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練賜洵直又按曹確傳云文帝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宰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由是言之則尉遲璋初授王府宰因洵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矣韋溫何為猶封還詔書無乃史誤託乎或者雖下除光州而尚未厭公議故溫封還其詔而朝廷遂已乎事雖不可得而知然要之韋溫傳所書詔不見朝廷聽否此若非史筆之誤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後世不得不疑也。



王璠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五行志云浙西觀察使王璠治潤州城隍中得方石有刻文曰山有石_上有玉_上有瑕_上即休

今按璠本傳止云山有石_上有玉_上有瑕而已無瑕即休三字又曰術家云璠祖名蒼生礎_上生璠畫選休蓋其應云然則史之為書所以傳信也璠之石識正宜傳信者也雖復鄙俚隱晦既載之以示後則宜存其本文豈可或增或損以疑後世哉就使有增損而止一見乎書使觀者無他疑猶為未可况志傳皆載而其文多寡復不同使後世何所信乎

杜悰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杜悰傳云悰為荆南節度使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於悰

今按南蠻傳云坦緯寇成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荆南在杜悰傳則云討蠻賊而奔在南蠻傳則云蠻寇黔中懼而奔則是未嘗討蠻二者既不相符且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此二說必有非其實者

大昕按方鎮表大歷十二年置黔州經畧招討觀察使治黔州兩傳或稱觀察或稱經略其實止是



一官非互異也唐史此類甚多如憲宗紀元和八年黔中經略使崔能討張伯靖而崔能傳稱黔中觀察使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內外兄不同

崔湜傳云進其外兄周利貞

今按周利貞傳利貞湜內兄也未知孰是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信事及所任官有不同

劉晏傳末云包信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信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敗嶺南晏奏起為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信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今按藝文志云包融詩一卷注云潤州延陵人歷大理司直二子何信齊名世稱二包何字幼嗣大曆起居舍人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卽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卽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戴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叅軍殷暹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



徐事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
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大昕曰今本作璠彙次其詩為丹陽集者
然則融信既見於劉晏傳末矣今藝文志又言之非
重複欵且又其間述事互有不同不若會而為正脩
見於藝文志或脩載於劉晏傳末庶乎後世易於考
尋且免異同之惑也

王晏平為韋溫封上詔書

韋溫傳云為給事中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
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決日改撫州司馬
溫封上詔書

今按王晏平傳云以功檢校右散騎常侍靈鹽節度
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
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于河北三鎮三鎮表
其因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延老盧和宣等還
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以
二傳校之一則云貶康州司戶厚賂貴近一則云流
康州求援河北三鎮二者已自不同且溫傳云改撫
州司馬溫封上詔書而不言朝廷從否晏平傳則云
溫等還詔改永州司戶溫固執文宗諭而止此皆異
同之甚者未知其孰是兼薛延老盧和宣傳皆遺此



一事不載

蕪味道張錫傳悞

蕪味道傳云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
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
放錫嶺南繼降味道集州刺史名為天官侍聖曆初復
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美其親侵毀鄉人墓
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

今按張錫傳云錫久視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坐澆禁中語又昧謝鉅萬時蕪味道亦坐事

同被訊繫鳳閣候從司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

懾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遠席地菜食武后
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又武后紀云延載
元年^{甲午}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蕪味道為鳳閣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天冊萬歲元年^{壬戌}正月戊子味道
貶集州刺史聖曆元年^{乙未}九月辛巳試天官侍郎蕪
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久視元年^{庚子}
閏七月己丑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長安元年^{辛丑}三月流張錫於循州七月蕪
味道按察幽平等州兵馬長安二年^{壬寅}十月甲寅蕪



味道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甲辰三月己亥貶蕪
味道為坊州刺史以宰相表考之皆同然則蕪味道
凡再為相其初相以延載元年甲午歲其貶集州以
天冊萬歲元年乙未歲是年先改為證聖
次改天冊萬歲方是時張
錫未為相也至聖曆元年戊戌歲味道再入相是時
張錫亦尚未入至久視元年庚子歲閏七月張錫始
為相與味道共事至長安元年辛丑歲流錫於循州
此其大槩也今味道傳乃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
法繫司刑獄武后於錫嶺南終降味道集州刺史此
大悞也蓋後之史臣吳兢劉知幾之徒追書其事不
知味道貶集州之因但聞錫嘗與味道同下獄而錫
以高抗不屈流竄味道以懼懼自青獲免遂附會其
事以為坐此貶集州耳殊不知當證聖之時則張錫
未為相也味道貶集州自有所坐也與張錫同下獄
自是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錫雖流竄味道獲
免未嘗被責也今試條陳之且又為旁通圖譜列其
歲次年號及二人歷官次序庶覽者昭然易見所謂
證聖之時張錫未為相者按武后紀及宰相表張錫
傳並云錫以久視元年始為相此得其實也而是年
歲在庚子其證聖元年歲在乙未距庚子中間六年



其事殊不相屬此其一也所謂味道貶集州自有所
坐者按武后紀及宰相表延載元年九月壬寅貶李
昭德為南賓尉昭德時自檢校內史貶也次年天冊萬歲元年正
月戊子貶豆盧欽望為趙州刺史韋巨源鄜州刺
史杜景佺濬州刺史蘇味道集州刺史陸元方綏州
刺史此五人皆宰相也而同時貶斥今攷其傳則四
人所坐皆同豆盧欽望傳云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
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韋巨
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麟即鄜字之誤杜
景佺傳云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為面欺
左遷濬州刺史陸元方傳云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
刺史此五人既同時為相同時貶斥而四人所坐皆
以昭德則味道所坐不言可知由是言之則味道集
州之貶本坐李昭德之故而張錫奚預焉此其二也
所謂與張錫同下獄乃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
又獨得釋免未嘗被責者按武后紀及宰相表久視
元年錫始為相時味道亦同為相至長安元年三月
錫流循州而味道一無貶責且錫本傳亦云武后間
之釋味道而又是年七月味道方奉使出平亦足以
驗其未嘗被責此其三也然則味道此傳止以證聖



元年與張錫下獄一事失其實則其餘考於紀傳遂皆舛錯不能符合宜後人之疑惑今若差次其事當云證聖元年有司劾味道與豆盧欽望等附會李昭德坐貶集州刺史召為試天官侍郎聖歷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其平章事長安初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之將斬錫既而流循州釋味道是歲奉使幽平等州按察兵馬還二年進同鳳閣鸞其平章事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段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如此則紀傳皆遂相應而事實可以無疑也

歲次

年號

本紀內蘓
味道歷官
內厯官
錫歷官
歷官
張錫傳內

甲午

延載元年

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檢校侍
蘓味道為
鳳閣侍郎
鸞其平章事
同鳳閣鸞
章事歲餘
為真

乙未

證聖
天冊萬歲

正月戊子
貶集州刺史
與張錫坐事
繫司刑獄降
集州刺史此
傳誤也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三年	二年	大足元年 長安元年	久視元年
	十月甲寅 同鳳閣鸞 臚三品	七月壬午 味道按察幽 平善州兵馬	
		閏七月己丑 天官侍郎張 錫為鳳閣侍 郎同鳳閣鸞 臚平善事	此地初為 鳳閣侍郎 同鳳閣鸞 臚平善事
	三月丙申 流張錫於 循州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二年	聖歷元年	神功元年	萬歲登封 萬歲通天
	九月辛巳 試天官侍 郎味道 為鳳閣侍 郎同鳳閣 鸞臚平善 事		
	復以鳳閣 侍郎同鳳 閣鸞臚三 品		



甲辰	四年	三月丁亥既本傳不記 蕪味道為坊既坊州之 州刺史	年
己巳	神龍元年		

吳湊韓臯傳不同

吳湊傳云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臯罷之即名湊代臯

今按韓臯傳云拜京兆尹奏署鄭絳為倉曹參軍絳苛歛吏乃說臯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臯悅之奏為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臯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由此言之則臯之為京兆無政之甚者而吳湊傳所云乃似臯本無過而德宗以之為過其意殊與臯傳不同書法如是可乎

蕪幹之死紀不同

本紀長壽二年五月殺冬官尚書蕪幹
今按幹傳云遷冬官尚書未後臣素忌之誣幹與瑯琊王冲通書繫獄發憤卒與紀不同未知孰是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不同

武延秀傳云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蕭章門

今按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間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張說評許景先文兩傳不同

許景先傳云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今按王勃駱賓王傳後張說論文處云許景先如豐肌臚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與本傳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吳湊傳云元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死

今按劉晏傳云元載得罪詔晏鞠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勅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又王縉傳云縉敗劉晏等鞠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况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



史由是言之王縉以下從坐免死乃劉晏之請也今
吳湊傳止以為湊言則悞矣蓋當時晏湊皆各有言
但史之所叙不完爾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劉悟傳云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
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
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賈悟
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
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為兵還
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
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彊列其寃

今按賈直言傳云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
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汶悟以兵
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
者是欲劾李司空邪他日復為軍中所指笑悟聞感
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
光明於朝且在劉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上書不恭
彊列負罪者寃在直言傳則云悟能以臣節光明在
悟傳以為都將張問直言傳則云慈州刺史張汶而
又曾責應答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此蓋未嘗



以兩傳互相考証但各就本傳直加筆削故舛謬至是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文宗本紀太和七年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邊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今按楊志誠傳云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因中人魏寶義及他使焦奉鸞尹士恭與紀異同未知孰是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

宋咸林吳縝纂

十一曰載述脫誤

衡王傳誤

唐義識字誤

常山及薛譚字誤

程處亮名不同

韋倫傳記襄州事誤

嚴善思傳誤

王同故傳誤



以兩傳互相考証但各就本傳直加筆削故舛謬至是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文宗本紀太和七年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邊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今按楊志誠傳云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因中人魏寶義及他使焦奉鸞尹士恭與紀異同未知孰是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

宋咸林吳縝纂

十一曰載述脫誤

衡王傳誤

唐義識字誤

常山及薛譚字誤

程處亮名不同

韋倫傳記襄州事誤

嚴善思傳誤

王同故傳誤



狄仁傑傳誤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武后所撰字闕漏

杜悰傳漏拜司徒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裴行立傳漏平李筠功

裴行立授沁州刺史誤

王志愔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孔穎達傳誤

溫曦尚涼國公主未明

李道右迫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曾至傳漏并汝州睨岳州

劉菁陳少游傳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袁朗傳誤

長孫無忌傳漏事



崔戎傳脫世次

韓暄為暄之族子

大曆十二年秋雨災

邢文偉傳闕漏

西河公主傳漏事

李光顏立功漏落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隱太子傳李執事誤

貞觀四年日食及火紀志脫字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李子和傳脫字

霍王傳證本紀脫誤

高紀誤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衡王傳誤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衡王愔

今按憲宗諸子卿王傑傳云長慶元年始王與瓊涉
發茂淄衢澶七王同封又穆宗紀長慶元年三月戊
午封弟愔衡王然則愔之所封衢也而書為衡則悞
矣

唐義識字誤



公主傳太宗女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今按唐儉傳及宰相世系表皆作善識然則義字悞
矣

常山及薛譚字誤

公主傳明皇帝女常山公主下嫁薛譚

今按薛稷傳作恒山公主嫁薛談且唐自穆宗以後
始諱恒方明皇帝時未當避也譚談二字未知孰是
程處亮名不同

公主傳太宗女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賢下嫁程懷亮
麟德時陪葬昭陵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今按程知節傳云子處亮尚清河公主其名不同未
知孰是且又處亮所終之官當載於知節本傳之後
今載於此不惟重複且失其所附也今若於公主傳
則曰下嫁程處亮知節子也薨麟德時陪葬昭陵於
知節傳則曰子處亮尚清河公主終寧遠將軍如此
豈不兩得其所乎

韋倫傳襄州事誤

韋倫傳云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
元胤自稱東楚義王杜鴻漸傳稱刺史王政弃城遁賊
南襲江陵絕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



息乃繫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無衛尉卿俄
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為秦州刺
史

今按肅宗紀乾元二年癸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
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九月甲子張嘉延陷
荊州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七年庚子四月戊
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殺其節度使史翹已未來
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按杜鴻漸傳
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
然則倫傳所言康楚元作亂而倫所討平者正肅宗
紀及杜鴻漸傳所云乾元二年事也至次年上元七
年張維瑾事即自命來瑱討之矣今傳乃先叙楚元
作亂討平訖始又云乾元中襄州亂如此即不知康
楚元作亂是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一節是何事以
此叅考即見差謬矣

嚴善思傳誤

嚴善思傳云譙王重福敗善思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
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因請乃流
靜州

今按睿宗紀及宰相表宋璟傳景雲元年八月重福以反伏誅是時璟以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宰相也今捨璟宰相不書而載其檢校官是捨大而悞錄小其悞一也又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玄宗即位召為戶部郎中則是重福反時邕未為戶部郎中其悞二也

王同皎傳誤

王同皎傳云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太子即中宗也帝即位主進封公主

今按公主傳云定安公主始封新寧又新都公主傳云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然則當同皎初尚郡主之時止是新寧郡非安定郡至中宗復位之後方進安定公主同皎傳悞也當云尚太子女新寧郡主帝復位主進封安定公主其安定或作定安二孰不同未知孰是

大昕按崔銑傳亦作定安予家藏光祿鄉王訓墓誌稱祖同皎尚定安長公主可證其當作定安無疑

狄仁傑傳誤



狄仁傑傳云聖曆三年卒

今按本紀聖曆三年五月癸丑改元久視而仁傑以九月辛丑卒當書為久視元年卒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于惟諛相中宗而于氏表不載下皆倣此

鄭縈相昭宗

武什方相武后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高馮_{字季}相太宗高宗高氏表有宰相五人而止計四人漏此一名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寧王憲傳云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

今按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_即

王憲為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

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

則此封乃五王也在憲傳當云與衡陽臨淄巴陵彭

城四王同封今止云三王者脫悞也或曰臨淄即明

皇帝史家不欲列之降封之數故止書三王此說非

也





大昕按唐書諸王列傳本有尊君之例如蜀悼王

惜傳貞觀五年與鄭漢申江代五王同封不及晉

王即高惠昭太子寧傳進王鄧與澧深洋絳四王

同封不及遂王即穆宗 廊王憬傳長慶元年與瓊汾

婺茂淄衢澶七王同封不及光王即宣懷懿太子

湊傳長慶元年始王漳與安王同封不及鄂王即

宗 江王即文頽王即武宗 吉王保傳咸通十三年與

睦王同封不及壽王即昭宗 景王祕傳乾寧四年與

祈王同封不及輝王即哀宗 此傳不載臨淄王正是

尊而別之非脫悞也惟奉天皇帝琮傳開元十三

年從王慶與忠穆榮光儀頴永壽延盛濟十一王

同封忠王即肅宗刺王經傳貞元四年始王建康

郡與廣陵洋川臨淮恒農漢東晉陵高平雲安宣

城德陽河東洛交十二王同封廣陵郡王即憲宗

此則不當並列於諸王者未免自亂其例矣

武后所撰字闕漏

武后傳云作墨而塋②囿○胤惡胤胤車岳十有二文

今按集韻兩作胤②作囿胤作胤外又有至人穆授

胤初匪生園國聖鑿證共十九字然則不止十二

文也

文也

杜悰傳漏拜司徒

杜悰傳云懿宗立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節度使

今按懿宗紀及宰相表皆云咸通三年二月庚子悰守司空十月丙申悰為司徒四年閏六月悰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然則本傳漏其正拜司徒一節也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李福傳云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敗斬王傳分司東都

今按南蠻傳止有李福械繫南蠻清平官董成等一事外並無入寇成都敗福兵之事然則福傳所書得實而南蠻傳則脫漏矣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昭宗紀乾寧四年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禕詔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

凡九

今按通王滋傳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十一王謂通王滋沂王禕

昭宗子

詔王失名彭王揚



憲宗 嗣韓王 名失 嗣陳王 名失 嗣覃王 嗣周 嗣延王 戒丕
嗣丹王 允睦王 何懿 宗子 濟王 名失 今紀中止載九王而不
記睦濟二王 蓋脫悞也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傳云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
軍勞累授沁州刺史

今按行立即李錡甥其授沁州刺史以平錡功也事
見李錡傳今本傳遺其平錡之功止云以軍勞累授
沁州刺史殊未盡其事也

裴行立授沁州刺史誤

李錡傳云擢裴行立沁州刺史

今按裴行立本傳云授沁州刺史又地理志云沁州
本昌州武德五年更名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
沁陽表更名然則是天祐三年方有沁州之名而元
和之初未有沁州以此見書為沁者得其實而沁字
誤也

王志愔傳誤

王志愔傳云上所著應正論又言漢成帝甥昭平君殺
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
今按漢書此乃武帝時言成帝誤也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曰太宗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彞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節土所以別親疏也今按周之郇滕漢之賈澤皆嘗封國有土安得謂之尚不得節土乎此蓋因舊書之文而悞易之耳舊書則曰西漢已降惟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蓋謂宗室屬疏者洎有功如郇滕賈澤乃可得封云爾今新書乃謂漢非大功不王至如周郇滕漢賈澤雖宗室然以無功尚不得節土則悞矣殊不知郇滕賈澤皆封國有土者也

孔穎達傳誤

孔穎達傳云太宗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今按論語此乃曾子之語非孔子所言也太宗悞問而穎達悞對史臣悞書也

溫彥尚涼國公主未明

溫彥博傳云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今按公主傳止有齊宗女涼國公主下嫁薛伯陽非



溫曦也然睿宗女內又有荆山公主亦嫁薛伯陽此二者未知孰是無乃涼國實嫁溫曦而史誤作伯陽乎若以為然又薛稷傳云伯陽稷之子尚仙源公主而仙源公主即涼國舊封此又似非誤無乃尚荆山者即溫曦也二者雖不可得而推然必有一誤矣

李道古迫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李道古傳云柳公綽鎮鄂岳為飛譖上聞憲宗欲代之會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入其軍公綽惶遽出財皆皆被奪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

今按柳公綽傳止云元和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並無被飛語及道古迫逐之事又李聽傳云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咨之聲振賊中召為羽林將軍亦無道古誣逐之事其記事者脫誤歟

賈至傳漏弃汝州貶岳州

賈至傳坐小法貶岳州司馬竇應初召復故官

今按至本傳述王去榮殺人事乃至德二載已後乾元七年二月已前事也其傳中自後更無事止是貶岳州司馬後遂言竇應初召復故官且至德二載歲



在丁酉乾元七年歲在戊戌二年歲在己亥至寶應元年歲在壬寅而肅宗紀云乾元七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潰於滏水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蘓震汝州刺史賈至奔於襄鄧按崔圓留守東都王師之敗相州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傳又蘓震傳云震為河南尹九節度兵敗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敗濟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然則至之敗岳州司馬正當至德乾元之際其敗岳州即坐奔汝州而出奔之故也本傳既漏其為汝州刺史一節又失其為岳州司馬之因止云坐小法而已若以肅宗紀乾元二年崔圓蘓震事考之則其敗岳州之事昭然可見也

劉蕡陳少游傳脫字

劉蕡傳云號曰北司凶醜朋徒外群臣內掣侮太子陳少游傳云信但諸史如江鄂州

今按外群臣字句內及信但諸史句內必皆有脫字大昕按今本作外脅群臣

李晟世系脫漏

李晟傳云詔為晟立五廟追尊高祖芝已下今按宰相世系表晟上世名止及曾祖嵩而不及芝



亦闕文也

袁朗傳誤

袁朗傳云秦王有主簿薛收李道玄

今按太宗文學館學士姓名中止有主簿李玄道而無李道玄且又玄道自有本傳甚明此作道玄蓋悞也

長孫無忌傳漏事

徐齊暉傳云長孫無忌死家廟毀頓齊暉言於帝詔復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

今按無忌本傳則全無復獻公官及以延主祀之事止有上元七年以孫元翼襲封事又按宰相世系表延即無忌孫而元翼則是曾孫如此則無忌本傳脫此一事明矣

崔戎傳脫世次

崔戎傳云玄暉從孫也

今按宰相世系表戎乃玄暉四世從孫也

韓暹澁之族子

王侁傳云韓暹澁族子韓臯傳以暹為臯從弟今按宰相世系表則韓澁與洄乃親兄弟而臯則澁之子暹則洄之子然則暹為臯從弟是也而王侁傳



以為浼族子則悞矣

大曆十二年秋雨災

韓浼傳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十八
今按五行志無此異乃漏書也

邢文偉傳闕漏

邢文偉傳云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知文館學士載
初元年為內史

今按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鳳閣侍郎邢文偉同
鳳閣學士平章事載初元年一月戊子邢文偉為內
史今傳中不載其為平章事止自鳳閣侍郎為內史
況知文館學士職之細者尚且記之平章事則及不
書蓋闕文

西河公主傳漏事

順宗女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薨咸通時
今按郭子儀孫銛傳略云尚西河公主長慶三年暴
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
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然則西河主公又有再
嫁郭氏一事而本傳不載乃闕文也

李光顏立功漏落

李光顏傳云從高崇文平劍南



今按高宗文傳云光顏以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故
有功今本傳不言蓋脫漏也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謂不入
目錄

十一宗諸子傳中如夏悼王一儀王遜懷思王敏之類
皆有傳而無錄

今按自宗室以下諸王其間有早夭無後或雖有名
而無事者多不入錄其稍有記述者皆有錄此似例
也今夏悼王儀王懷王之類亦略有紀叙而不入錄
未知其說

隱太子傳李執事誤

隱太子傳云涼州人安興貴殺李執以象降

今按李執傳安修仁興貴執執送之斬於長安又按
高祖紀武德二年五月庚辰涼州將安修仁執李執
以降然則非興貴殺執也

貞觀四年日食火及紀志脫字

太宗本紀貞觀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德

殿北院火

五行志記武德
殿北院火同

今按天文志則云閏正月丁卯朔蓋紀及五行志皆
脫閏字也

大昕按以曆推之當是閏正月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太宗紀云貞觀五年二月庚戌封子愔為梁王貞漢王
暉却王治晉王慎申王翼江王節代王是同封者六王
今蜀王愔傳止云五王蓋脫晉王治一名也辨見前

李子和傳脫字

李子和傳云武德元年獻款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拜
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為婺州刺史

今按武德止於九年今此云十一年疑是貞觀十一
年而脫貞觀二字也

霍王傳證本紀脫悞

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

今按元軌在高紀武德六年八年書為元璿疑紀傳
不脫即悞已有說見別篇外武德六年止書云封子
元璿為蜀王元慶漢王止有二王而已未嘗有所謂
幽王者今傳所云幽漢二王者漢則元慶本傳云始
封陳又封道是王漢後改幽則鳳也本傳云始王幽後改
為道孝王也封號是為號莊王也今六
年本紀止書封元璿元慶為蜀漢二王而不書鳳在
本傳則云二王同封疑本紀漏鳳一名也

高紀悞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高紀武德二年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於下



却敗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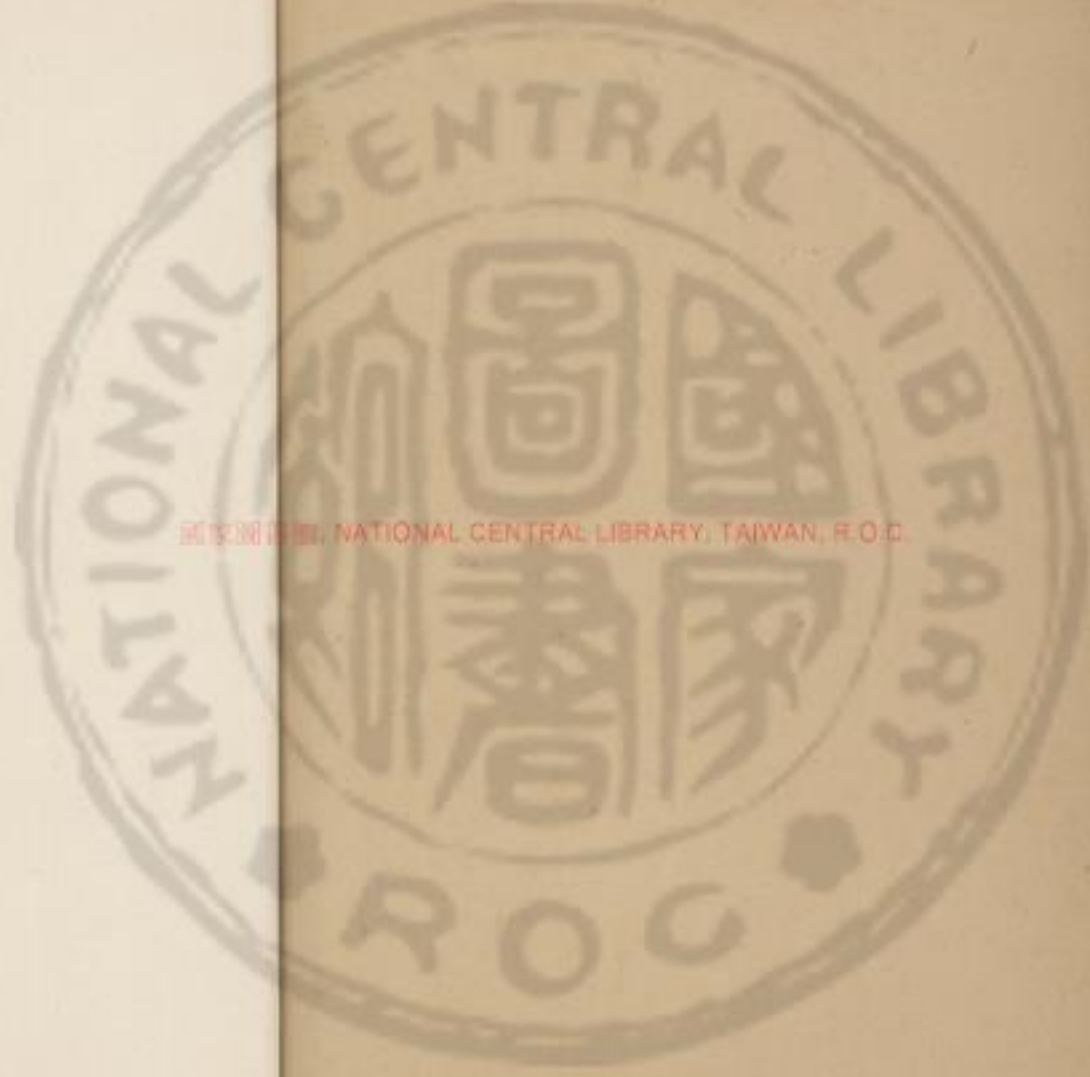
今按孝基及劉武周劉世讓唐儉獨孤懷恩等傳并
太宗紀考之是時武周寇陷并州十月寇晉州而夏
縣人呂崇茂殺縣令反以應之孝基奉詔討崇茂攻
夏縣軍城南而賊將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夫攻官軍
大敗之執孝基等四人然則是時孝基在攻夏縣軍
中無緣在下却與武周戰且又按諸傳孝基與賊止
有夏縣一戰而敗遂被執而紀全不書况武周自入
寇止到晉絳蒲澮之境即未嘗涉河而南此云戰於
下却蓋悞也及乃夏縣耳其孝基等四將戰敗被執
此不書亦闕文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987210-45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二

十二日事狀叢複

竊見嘉祐中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愚意以謂斯二者皆古良史之法今新書既成必有以稱斯言矣蓋增事者廣記備言之謂也省文者詳畧適中之謂也廣記備言則後世得以考按詳略適中則無重複叢冗之弊後世有所矜式然今徐觀其所著則增事省文固未能皆如所陳往上一事數出而其大致則同可以刊省從一者甚衆今略條其事如左

宋
底
林
要
續
纂



王通

獨孤懷恩

慶山

沈皇后

合浦公主

定安公主

韋編崔沔

韋倫

宮市

張錫蕪味道

盧光啟

李巨川

張讀

崔顥

姜慶初

嚴綬張廷珪

項斯

崔良佐

高定

王裕

趙麗妃

趙瓌

薛顥薛紹

朱濟高智周

裴柔

上官儀

裴行儉

劉正臣

宜城公主

吳報記

張楚金翰苑

皇甫冉曾兄弟

張昌宗

柳公綽

趙麟全交

徐賢妃徐堅

李揆李玄通

高重

吉中孚

韋彤



注文選五臣

裴安時

帥夜光

段秀實

楊慎交

崔嘏

王通

王績傳云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汾河間倣古作六經
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唯中說
獨傳

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
漢魏書晉作書一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
錄亡書者十篇勃完補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王質傳云五世祖通為隋大儒

趙麗妃

貞順皇后武氏傳云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
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進也武氏麗妃恩亦弛
以十四年卒謚曰和生太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劉
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妃乃專寵

太子瑛傳云初瑛母以倡進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
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鄂光二王母亦帝為
臨淄王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愛與
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快

王珣傳云初太子謂明皇帝也在潞州襄城張暉為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暉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名暉拜宮門郎

獨孤懷恩

獨孤懷恩傳懷恩謀作亂事

唐儉傳

劉世讓傳

此三傳文多難以具載姑記其重複傳名而已且又每傳各有不同如元君寶或作元君實劉世讓作劉讓懷恩繼死於獄乃云自殺劉世讓逃歸乃云武周還劉讓未罷兵唐儉為內史侍郎又或作中書侍郎如此者甚多亦難以具紀也

大昕按武德三年三月改內史省曰中書省儉以武德二年被執當稱內省史侍郎及武周敗亡儉始歸國詔復舊官其時官名已改懷恩傳稱內史侍郎據當時官名儉傳稱中書侍郎據後追改而言非有誤也實建德傳以孔德紹為內史侍郎孔述睿傳高祖德紹事實建德為中書侍郎

趙瓌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父瓌尚高祖常樂公主帝為
英王聘后為妃高宗於公主思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
內侍省瓌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貶括州絕主朝謁隨
瓌之官瓌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事死神龍元年追
贈瓌左衛大將軍

公主傳云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為周王妃武后殺
之逐瓌括州刺史徙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道瓌書假道
瓌將應之主進使者曰為我謝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
諸王皆丈夫不應淹久至是王敗周興劾瓌與主連謀
皆被殺

越王貞傳云初貞騰檄壽州刺史趙瓌諭以興兵且假
道瓌得檄許為應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
故瓌與主皆死

慶山

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
風雨震雷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
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荊州人
俞文俊上言后怒流於嶺南

大昕按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
而蓄疣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



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為灾陛下以為
慶山臣以為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
恐灾禍至

武后紀云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於新豐縣改新
豐為慶山赦因給復一年賜酺三日

五行志云九月己巳與此不同己有

說見別篇

武后傳云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后以為美祥赦其縣更
名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太后怒投嶺外

大昕按文俊上言人不利疣贅生地不和堆阜出
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為灾非慶也

薛顓薛紹

公主傳云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子顓封河東縣侯濟州
刺史琅邪王冲起兵顓與弟紹以所部庸調作兵募士
且應之冲敗殺都吏以減口事泄下獄俱死

越王貞傳云濟州刺史薛顓與其弟紹謀應冲率所部
庸調治兵募士冲敗下獄死顓駙馬都尉瓘之子母城
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擢累右五鈐衛
員外將軍以主婚不加戮餓死河南獄

沈皇后

后妃傳云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



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曾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
東都掖廷王入洛復留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
河南為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

德宗紀云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初沈氏以開元末選
入代宗宮安祿山之亂玄宗避賊於蜀諸王妃妾不及
從者皆為賊所得拘之東都之掖廷代宗克東都得沈
氏留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

大昕曰德宗紀當刪

未濟高智周

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
覽家仲覽術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
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與
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
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
輔

高智周傳云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
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
惟無任心至宰相乃至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
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
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躋高晚顯而壽吾聞

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堦勞問平生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

大昕按石仲覽一稱宣城人一稱江都人二傳當有一誤容齋四筆亦辨之曰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複如此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正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未濟次年亦為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為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于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合浦公主

公主傳太宗女合浦公主下嫁房道愛并述主驕恣謀反等事至房喬傳又載之其事大抵皆同蓋重複也文多不錄

裴柔

楊貴妃傳云馬嵬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變更追之意以為賊奔馬走林虢國先殺其二子



柔曰丐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
楊國忠傳云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
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

定安公主

公主傳中女宗定安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更嫁
太府卿崔銑主薨王同皎子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
銛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
銑或訴於帝乃止銛生是取瀘州都督

崔銑傳云銑附祖銑高定安公主為太府卿初主降王
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

駁秦主與王氏絕喪應還崔詔可銛猶出為瀘州都督

大昕按皎子繇皎上當脫同字吳氏所未舉正也

上官儀

武后傳云后城寓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
已故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上無憚避帝亦
昏懦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
郭行真入禁中為齋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詔
西臺侍郎上官儀上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
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
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意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



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閱歲屠履
道路日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

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
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厭勝
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名儀與議儀
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
右奔告后上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
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為陳王時儀為諂議與王伏
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
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
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韋瓘崔沔

韋瓘傳云開元二十三年敕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
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開瓘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及
定宗廟獻爵所容并外族服制等崔沔於是亦獻議焉
既已具載於韋瓘傳而崔沔傳復載之不知其說何謂
其文稍多難以具錄也

裴行儉

裴行儉傳云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蘓味道王勣謂曰二
君後皆掌銓衡

王劇傳云尋加知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
典選見劇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

大昕按此乃裴行儉能知人之美獨書於行儉傳
可也至王劇傳又見之則頗似重複若以為此語
劇傳當載則味道傳中亦當具載今味道傳則止
言行儉才之而已其語與此不同者蓋味道其後
凡再為相不止於銓衡故也然則行儉之說雖得
之於劇而猶未盡於味道也或者行儉當日品目
二人器識舉以遠到許之未必止於銓衡而史氏
於劇傳欲必驗其言故止以銓衡目之爾殊不知
其至於味道則又有所未盡也况士大夫既官至
清顯則如天官典選皆其所揚歷之地亦無足怪
者若於行儉傳止言其素許二子以遠到而其後
果驗豈不愈於拘二子以銓衡之目哉

韋倫

韋倫傳云從狩奉天關播罷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
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為尚書後何以勸閹
者憚其公

關播傳云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
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



天子播越尚可為尚書郎相與泣諸朝

劉正臣

劉全諒傳云

全諒附董晉傳末

父客奴以戍留籍幽州事平盧

軍以材力顯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為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因襲范陽為史思明所敗奔還王玄志醜殺之

劉悟傳云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

宮市

張建封傳云是時宦者王宮市置數百十人闖物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遠閭閻所奉及脚債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膏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他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疋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

李銜傳贊云貞元以後中宮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僧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閑者惟粗糶苦窳而已又有強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喘喘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

前後莫知也

宜城公主

宜城公主傳云始封義安郡主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
義安上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今按此即義安郡主本傳也而又云與義安等五郡
主皆進封無乃重複乎况三宗十一宗諸子傳中似
此同封並封而入傳者多矣未嘗如此重載也

張錫蘓味道

張錫傳云坐洩禁中語又昧謝鉅萬時蘓味道亦坐事
同被訊繫鳳閣儀仗司刑三品院錫按舊專道神氣不
懈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遠席地菜食武后聞
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

蘓味道傳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
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憫者武后
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 詳見第十卷

冥報記

藝文志第四十八卷雜傳記內有唐臨冥報記二卷
今按第四十九卷小說家又有唐臨冥報記二卷

盧光啟

藝文志小說家有盧光啟初舉子一卷注云字子忠相



昭宗

今按光啟自有傳此注乃重出也

張楚金翰苑

藝文志第四十九卷類書中有張楚金翰苑七卷

今按第五十卷摠集中又有張楚金翰苑三十卷未知何者為是

李巨川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李巨川四六集二卷注云韓建華

州從事

今按李巨川已見叛臣傳此注重出也

皇甫冉曾兄弟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皇甫冉詩三卷注述皇甫冉并弟

曾等事六十餘字

傳稱曾字曾次常志作孝常

今按冉曾兄弟文藝傳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附蕭穎士傳

張讀

藝文志有張讀建中西狩錄十卷注云字聖用僖宗時吏部侍郎

今按張薦傳末請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昌宗

藝文志有張昌宗古文紀年新傳三卷注云昌宗冀州



南宮人太子舍人

今按文藝張昌齡傳自有昌宗事此注重出也

崔顥

藝文志有崔顥詩一卷注中述顥無行弃妻等事

今按文藝孟浩然傳末顥自有傳已具載其事此重出也

柳公綽

柳公綽傳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至子華傳又曰子華公綽諸父也豈非冗文乎

姜慶初

元宗女新平公主傳叙姜慶初事

今按姜皎傳末慶初傳又載之此重出

趙驊全交

趙宗儒傳云父驊字雲鄉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邠軫善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邠趙謂能全其交也

今按蕭穎士傳云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邠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邠趙以能全其交也穎士傳既載之矣又於宗儒傳附見之此重出也



嚴綬張廷珪

嚴綬傳末載李進賢事

今按張廷珪傳末亦載之此蓋重出也

大昕按張廷珪傳末無此事惟張守珪傳末及之亦互有詳略

徐賢妃徐堅

徐賢妃傳云惠之弟齊暉齊暉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今按徐堅傳末云齊暉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皆明國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此亦重出也

又見第三卷
自相違舛類

項斯

藝文志云項斯詩一卷注云字子遷江東人會昌丹徒尉

今按楊敬之傳末已叙斯之字及鄉里等事今藝文志又載之此重出也

李揆李公道

李揆傳云系出隴西為冠族去客滎陽祖公道為文學館學士

今按李公道自有傳在褚亮傳末其文曰李公道者



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然則揆傳與玄道傳既畧相引
綴玄道傳已云本隴西人世居鄭州揆傳又言之豈
非冗文乎元道事當書於揆傳之首不當附褚亮傳末

崔良佐

藝文志雜史類內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凡二十六字

今按文藝崔元翰傳中已叙良佐始末事六十餘字甚悉今藝文志又載之蓋重出也

大昕按良佐元翰父

高重

藝文志春秋類內云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注云字文明士康五代孫凡四十二字

今按高重已附見於士康傳末其叙說甚詳此注重出也

高定

藝文志易類云高定周易外傳二十二卷注云郢子京兆府參軍

今按高定自有傳附郢傳後此注重出也

吉中孚

文藝傳下盧綸末云吉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



今按藝文志云吉中孚詩一卷注云楚州人始為道士後官校書郎登宏辭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判度支貞元初卒此說自與盧綸傳本不同且又中孚等當大曆時與苗發韓翃同號十才子其家世及聲迹皆已略見於綸傳矣如中孚之事宜刪定從一而乃重複兩見且又其說異同如此非所謂刊修者也

王裕

公主傳同安公主下嫁隋州刺史王裕隋司徒東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

今按王方翼傳云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此二傳自可刪就一見足矣不必兩載之也

韋彤

儒學韋彤傳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為武后時宰相今按韋雲起及孫方質自皆有傳雲起京兆萬年人孫方質光宅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今彤傳止可云韋彤光宅宰相方質四世從孫餘皆可刪去也



藝文志有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注其述五臣官位姓名
共四十字

今按文藝呂向傳末又載此五人姓名蓋重出也

裴安時

藝文志第四十七卷有裴安時左氏釋疑七卷注云字
造之大中江陵少尹

今按第四十八卷又有裴安時史記訓纂二十卷元
魏書三十卷其注亦與上文同蓋重出也

帥夜光

藝文志第四十九有帥夜光三宏異義三十卷并注十
七字

今按夜光在方技張果傳後自有傳此注不惟重出
兼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大昕按志稱幽州人授校書郎直國子監傳稱薊
州人授四門博士

段秀實

段秀實傳云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
曰文多不錄世多其謀

今按兵志中已具載秀實之疏而傳又具述之其文
意皆同蓋重出也



楊慎交

長寧公主傳述下嫁楊慎交及取官等事

今按楊恭仁傳又載慎交歷官取官等事此蓋重出也

大昕按兩傳互見文無重複不當糾

崔嘏

藝文志有崔嘏制誥集十卷注序嘏事四十字

今按李德裕傳後已有崔嘏事七十餘字此注蓋重出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宋咸林吳縝纂

十三日宜削而返存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林蘊矜氏族

令狐德茶宜州人

杜審權手自下簾

蔣洌父墓植松柏

姚崇傳

嚴綬李達



楊慎交

長寧公主傳述下嫁楊慎交及取官等事

今按楊恭仁傳又載慎交歷官取官等事此蓋重出也

大昕按兩傳互見文無重複不當糾

崔嘏

藝文志有崔嘏制誥集十卷注序嘏事四十字

今按李德裕傳後已有崔嘏事七十餘字此注蓋重出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宋咸林吳縝纂

十三日宜削而返存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林蘊矜氏族

令狐德茶宜州人

杜審權手自下簾

蔣洌父墓植松柏

姚崇傳

嚴綬李達



宋之隱為刺史教婢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五王贊中不字

楊恭仁為雍州牧事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
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追賊為悖逆庶人

今按元宗紀云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玄宗率提
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
氏又韋氏傳云俄而臨淄王引兵夜破元武門又劉
幽求傳云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叅大策是夜號令
詔勅一出其手然則玄宗之起事在夜而公主方覽
鏡作眉何為哉斯必妄也設使其事誠然尚不足書
而況於妄乎

林蘊矜氏族

林蘊傳云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
殺弒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
對

今按凡史之所紀必繫乎興亡治亂禮樂政刑褒貶
勤懲賢愚邪正有益於名教有考於後人則雖多書



而無害若安樂公主覽鏡作眉林蘊矜氏族之類雖
連編累牘書之何補於事乎是徒汗簡策而貽譏誚
也

令狐德茶宜州人

令狐德茶宜州華原人

今按地理志華原乃京兆府之屬縣也其注云義寧
二年以華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并置土門縣以隸
之武德元年曰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省宜君土門
以華原同官隸雍州然則宜州雖嘗暫置數年然終
於廢省則其名不當復存當曰雍州或京兆華原人
可也

大昕按柳公綽傳稱京兆華原人

杜審權手自下簾

杜審權傳云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
起徹鈎手擁簾徐下乃退

今按此亦人之間居燕處常事末節又何足載於史
乎

蔣洌父墓植松柏

高智周傳末蔣洌父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
餘

今按五墓之植松柏亦足紀數若其以多為貴則又非所聞也

姚崇傳

姚崇傳云况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

今按此一句中當有刊修之字不當冗長如此也

嚴綬李達

嚴綬傳載其未嘗時于李達而達不禮既顯後達謁綬而綬不禮以報之亡事首末凡百餘字不錄何預於興亡治亂而載之歟

宋之遜為刺史教婢

宋之間傳後叙之遜為刺史教婢事

今按此於興亡治亂何所損益而記之邪

大昕按此叙之遜之佞正合史法吳氏糾之非也

韓滉乘馬李巖服裝

韓滉傳云自始任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李巖傳云為參軍製一裘服終身

今按史之為書如此等事亦當記邪

五王贊中不字

五王贊云五王提衛兵中興唐室不淹辰其謀深矣至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邪龔牙一啟為



艷后豎兒所乘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今按所謂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其不字可削也

楊恭仁為雍州牧事

宰相表貞觀九年七月辛巳恭仁罷為雍州牧

今按宰相表楊恭仁以武德二年自黃門侍郎涼州總管遙領納言六年四月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至九年七月罷自後表內不見復入為何官至此忽有此罷為雍州牧一事且按恭仁

本傳止有武德末拜雍州牧而無貞觀九年為雍州牧事然則此九年七月罷者乃武德九年七月罷而貞觀九年七月恭仁罷一事本無之乃悞書也况本紀內亦不書即可見宰相表悞刺此一事可削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十四曰當書而返闕

九宮貴神

穆宗改名

宰相表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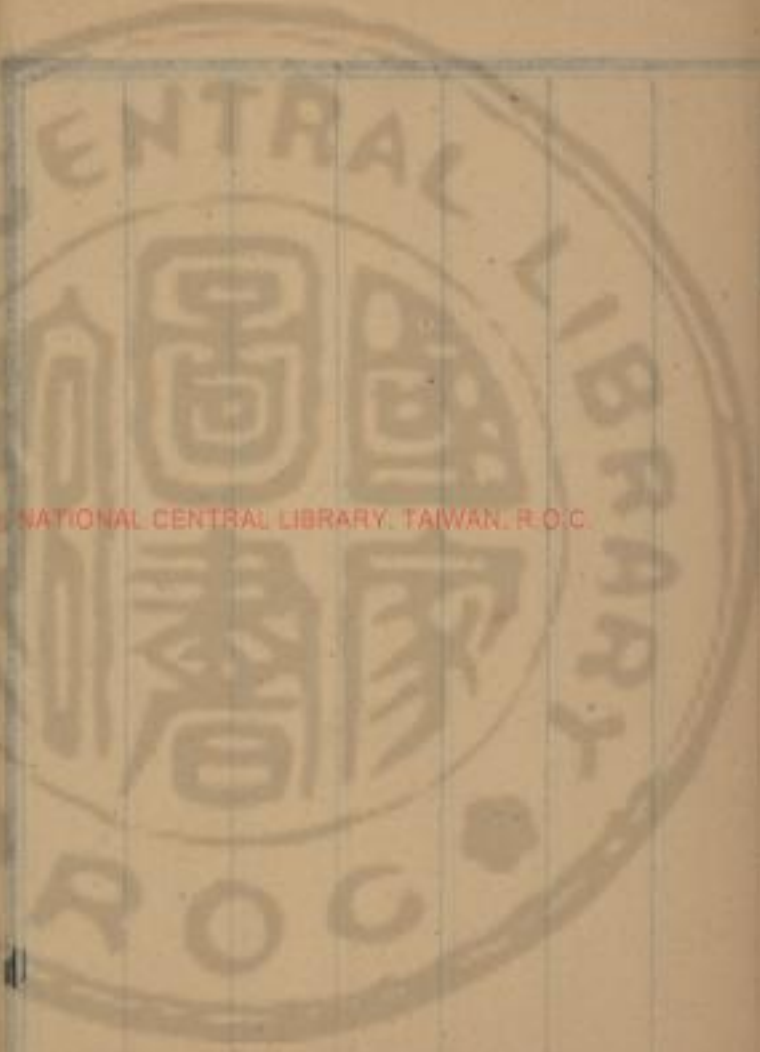
王思禮傳闕文

兩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蘇定方傳

薛大鼎傳

宋咸林吳鎮纂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十四曰當書而返闕

九宮貴神

穆宗改名

宰相表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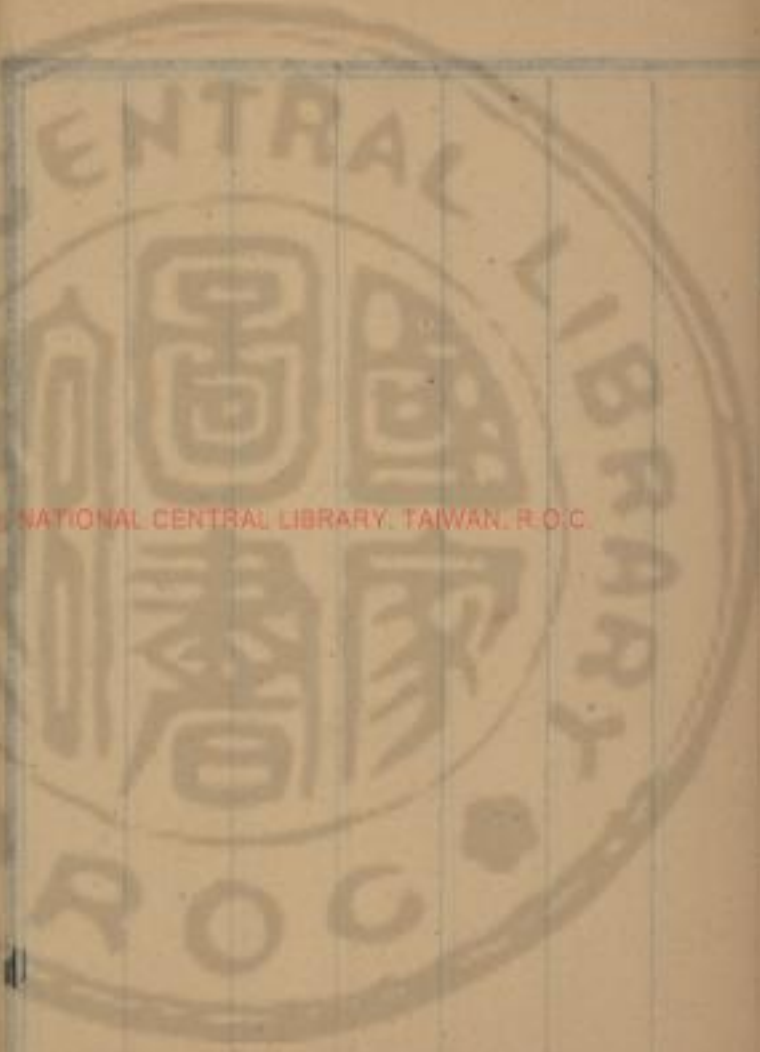
王思禮傳闕文

兩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蘇定方傳

薛大鼎傳

宋咸林吳鎮纂



五行志

李子和傳

馬周傳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紀傳漏記蕭瑀事

李勣傳

長孫無忌傳

百官志

封德彞傳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鄭元璜朱象傳

劉潼傳

九宮貴神

崔龜從傳云太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

今按新書全不載九宮貴神之所本而其進新書表略云名篇立傳因革增損義類凡例具載別錄然其別錄今世罕傳皆不知其刊削之所謂今龜從傳既述其事則他志傳中亦當因事著九宮之始庶其本末相證而後世可考焉况九宮之神自唐中葉以還



世七崇奉人主嘗所親祝禮次吳天上帝列為大祠
迄今不改其禮蓋亦甚重此正古所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而史氏所宜紀錄者也後世欲有所考據捨史
籍奚遺哉今新書直削而不述使一代鉅典湮晦不
傳後學無復稽考固然不知其所本實闕文也

穆宗改名

穆宗紀云穆宗皇帝諱恒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

今按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_子延安郡王宥

為遂王即穆宗也延安建安元和七年立遂王宥為

皇太子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皇太子

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此見穆宗紀以上穆宗之為皇太子

其名宥也及本紀則諱恒新史又不載改名年月今

按澧王憚傳云初憚名寬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察建

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以此推之當時元和六年

惠昭太子既薨七年乃立遂王為皇太子因此並與

諸子改名皆從心為文而穆宗之名必是此時所改

以唐會要考之則可驗矣蓋新史凡諸帝在潛之日

諸事多所簡畧不復詳述故不能見爾然既為一朝

之史凡人主或皇太子之名豈細故哉當明加紀述

使後人開卷而歷歷可考今乃削而不著使覽者莫



見本末則難免闕文之譏也自後文武宣懿倍昭六
帝在藩與本紀所載之
諱皆不同又不見所改年
月其失皆與穆紀同也

宰相表闕文

長孫無忌傳晉王為皇太子無忌自司徒為太子太師
同中書門下三品房喬傳自司空為太子太傅知門下
省事蕭瑀傳自特進為太子太保李勣傳自兵部尚書
為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按宰相表內止載蕭瑀李勣二人所命之官而無
忌喬則不載此乃當書實闕文也

王思禮傳闕文

王思禮傳云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
今按鄧景山傳云思禮在太原儲詹盈衍請輸半以
實京師此一事當載於思禮本傳今言之不盡實闕
文也

雨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五行志第二十四云貞元二年五月乙巳雨至於丙申
今按五行志載元和十二年八月壬申雨至於九月
戊子自壬申至戊子止十七日猶且明書月以謹其
事今自乙巳至丙申凡五十二日若乙巳在五月中
旬後則事關五六月凡三月豈可不明書丙申所



係之月使後世何由而知哉實闕文也

蘓定方傳

蘓定方傳云定方討賀魯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

今以定方傳上下文考之不見彌射步真是何人漢兵邪漢將邪蕃兵邪蕃將邪戎人部族名邪及以西突厥傳考之乃漢所遣將二人大昕按當脫阿史那彌射五字阿史那步真然則在定方傳則皆不書姓豈非闕文也乎

薛大鼎傳

齊王祐傳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今按薛大鼎本傳則無之此當書也

五行志

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六月己卯大風拔木今按五行志不載此一事以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風拔木例推之則當載蓋闕文也

李子和傳

本紀貞觀六年正月癸酉靜州山獠反右武衛將軍李子和敗之

今按李子和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馬周傳



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午宰相表作甲子誤馬周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今按馬周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宰相表貞觀十九年二月乙卯士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掌機務

今按是時太宗親征高麗而皇太子監國於定州故以士廉洎周等佐之是亦宰相之任也故新書載之宰相表者以此然而不載於紀者何哉又按士廉洎

周敬宗傳皆載其輔太子監國同掌機務之事惟季輔行成傳不載亦闕文也

大昕按敬宗本傳是時為太子右庶子此條似有脫文若移右庶子三字於許敬宗之上則於文順矣

紀傳漏記蕭瑀事

宰相表貞觀二十年四月甲子瑀罷太子太保今按本紀及蕭瑀傳皆無此一節蓋闕文也

李勣傳

本紀貞觀二十一年三月戊子李世勣為為遼東道行



軍大摠管以伐高麗

今按宰相表及高麗傳皆同而世勣本傳則不載蓋闕文也

長孫無忌傳

本紀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丙午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宰相表亦同

今按無忌傳不載此一事然至於述高宗即位後乃云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既云猶知二省則是前此曾知二省矣本傳闕文無疑也

百官志

太宗本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今按天策上將亦官號也以翰林學士例言之亦當見於百官志今百官志不載實闕文也

封德彝傳

高祖紀武德六年四月癸酉封德彝為中書令

今按同時宰相裴寂蕭瑀楊恭仁傳各載其所命之官獨封德彝傳無為中書令一節蓋闕文也

大昕按武德三年德彝自中書侍郎兼中書令此



入相之始六年四月正受中書令傳雖不載其始
由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則傳書之矣內史
令即中書令也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十月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呂子
臧死之

今按呂子臧傳同時死於鄧者又有慰撫使馬元規
一人其守職死事與子臧同而不得載名於紀豈獨
闕文而已哉是無以旌忠節而助風教也

大昕按子臧傳稱朱粲斬子臧率兵與元規并
力元規不進子臧請以兵獨進又不許及粲得衆
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
元規以無謀致敗史家譏之故本紀不書吳氏糾
之悞矣

鄭元璠朱粲傳

高紀武德元年十二月辛巳鄭元璠及朱粲戰於商州
敗之

今按鄭元璠及粲傳皆無此一戰蓋闕文也

大昕按是歲二月元璠以太常卿將兵出商洛徇
南陽及此戰本傳皆失書



劉潼傳

鄭裔綽傳云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

今按劉潼傳止云為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而漏此桂管觀察使追罷詔命一事不載蓋闕文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宋咸林吳鎮纂

十五日義例不明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一事兼該諸傳而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皇后傳所書不同

堯卒書法不同

溫王不立紀傳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劉潼傳

鄭裔綽傳云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

今按劉潼傳止云為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而漏此桂管觀察使追罷詔命一事不載蓋闕文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宋咸林吳鎮纂

十五日義例不明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一事兼該諸傳而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皇后傳所書不同

堯卒書法不同

溫王不立紀傳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太宗紀魏徵薨事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本紀云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皇帝位

今按諸帝紀初必書其始封或遷徙改名進爵及歷官次序等事然後乃記即位而中宗自高宗時封周王又徙英王改名哲武后時復名顯之類以諸帝紀例皆宜備書今乃畧而不述未知其故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太宗紀貞觀二年正月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敗之八年十二月辛丑特進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膠東郡公道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今按道彥即淮安王神通之子故八年為赤水道總管時紀不書姓然二年十二年則又皆書姓何也
一事兼該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長孫無忌傳云太宗曰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



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憇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
國家揚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
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畧經遠自當不
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
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
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搃兵攻戰
非所善也

今按太宗所評諸人短長惟楊師道一人載入本傳
然亦有不同其外諸人皆不見於本傳未審當載之
歟不當載歟此亦義例之不明者也

皇后傳所書不同

哀帝紀云母曰皇太后何氏又昭宗十七子傳云積善
皇后生裕及哀皇帝

今按后妃傳凡所生必書曰生某宗某王某公獨何
皇后傳不書其生德王裕及哀帝不審其義例何謂
也

薨卒書法不同

太宗紀貞觀元年六月辛丑封德彝薨又公主傳中宗
女定安公主嫁太府卿崔銑主薨又崔祐甫傳是歲被



疾薨年六十

今按封德彝傳云貞觀元年薨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又崔行功傳末云孫銳尚定安公主上卒崔植傳云祐甫病及卒然則封德彝在本紀則書薨在本傳則書卒定安公主在本傳則書薨在崔銳傳則書卒崔祐甫在本傳則書薨在其子傳則書卒不知其義例謂何新書之內此比甚多不可遽數今但畧舉其一二以見其書法之駁雜難明也

溫王不立紀傳

三宗諸子傳云中宗四子韋庶人生重潤後宮生重福重俊殤帝

今按新書凡列帝諸子間有史失其傳者亦必標其名而著其遺逸無傳之因不直爾晦其名也今此所謂殤帝者乃重茂也始封北海郡王神龍初進封溫王中宗崩韋后矯遺詔立之為皇太子遂即皇帝位既而臨淄王以兵討亂韋氏敗睿宗即位復封為溫王景雲二年正月徙封襄王開元二年七月丁未薨追冊為殤帝重茂之立凡二十餘日比於諸王事亦稍殊若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始封進爵



及平生事迹則宜^列之為傳其即位後所行之事則當編之於中宗睿宗之紀今此傳但記瑒帝二字其餘則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及隱晦無傳之因返更不若列帝諸子之失傳者使後世覽者莫知瑒帝之謂誰此又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姚南仲傳云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

今按本紀大曆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冊為皇后上妃傳所載亦同然則獨孤氏當薨時止貴妃耳安得遂書為崩此蓋不惟義例之不明蓋未嘗考其位號先後而書也

紀魏徵薨事

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

今按新書例本紀惟書宰相而他官不書今據宰相表徵以十六年九月丁巳罷為太子太師矣故于十七年正月表內更不書此徵薨一節蓋謂非宰相故也而本紀十六年九月不書徵罷至十七年薨則是尚以為宰相乎若尚以為宰相當書則表內不當記云罷為太子太師至十七年正月猶當書其薨表如此則於義方允於例為合若以為已罷宰相不當書



則本紀內當祀其十六年罷為太子太師而十七年則不當更載其薨也此一事進退皆無據所依紀表二者必有一悞矣

大昕按魏徵傳但稱拜太子太師不云罷恐是表悞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宋咸林吳縝纂

十六日先後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盧坦傳叙李錡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蔣乂傳記張忠孝事失序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記火災年次不倫

柳渾傳記事失序



則本紀內當祀其十六年罷為太子太師而十七年則不當更載其薨也此一事進退皆無據所依紀表二者必有一悞矣

大昕按魏徵傳但稱拜太子太師不云罷恐是表悞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六

宋咸林吳縝纂

十六日先後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盧坦傳叙李錡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蔣乂傳記張忠孝事失序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記火災年次不倫

柳渾傳記事失序



郭正一丞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郭正一傳載正一永隆中為平章事永淳中遷官等事
次乃云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群臣問所
以制戎正一曰云上文多不錄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
一合帝納之

今按高宗紀儀鳳三年歲在戊寅九月丙寅李敬玄劉審

禮及吐蕃戰於青海敗績審禮死之又永隆元年在歲

庚辰正一為平章事永淳元年歲在壬午正一遷官而劉齊

賢亦以是年十月方為平章事其皇甫文亮亦非同

時為相之人由是而言則審禮敗死在永隆永淳之

前相去頗遠而正一齊賢此對乃未為相時事非為

相後所言其證甚明今書於永隆永淳之後失其次

序矣

大昕按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黃門侍郎郭待

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

侍郎魏元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如

道元年四月壬申郭正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率

相表亦同傳稱永隆中詔與中書門下同平章事

者蓋誤吳氏亦誤引且與第九卷所引自相矛盾

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



僕固懷恩傳云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即橫之誤

同

今按代宗紀寶應二年十月辛酉雍王适討史朝義甲戌敗史朝義於橫水十一月僕固懷恩為朔方河北副元帥在本紀則懷恩先破賊後為副元帥在傳則先為副元帥而後破賊二者未知孰是

大昕按事在寶應元年此悞引

盧坦傳書李錡柳晟關濟美事失序

盧坦傳云坦為中丞時帝罷諸道長史代還進奉既而乃述有司毀李錡祖墓坦上疏諫止之事

今按憲宗紀元和二年十二月甲申李錡伏誅三年正月癸巳大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自如此而坦傳失之矣

蔣乂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蔣乂傳云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弓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為墨緣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緣



盤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

今按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菽豆踏而已人服其儉推為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尚義章公主孝忠遺妻入朝執親迎禮賞甚厚五年為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然則孝忠傳所記年次甚明其茂宗尚主及親迎成禮殆止在貞元三年四年之間爾將又傳則載之貞元九年之後失其序矣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元載傳云大歷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於是載詳河隴利害既而叙載借越不法等事然後云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

今按代宗紀大歷六年五月殺李少良今此傳先述八年吐蕃事後述李少良事則失其序矣

記火災年次不倫

五行志第二十四記貞元十三年十九年火事然後記二年七月洪州火事此亦記錄之失序也

柳渾傳記事失序

柳渾傳云本名載朱泚亂渾匿終南山羸服步至奉天



賊平乃更令名貞元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
希烈據淮蔡閔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
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本紀建中四年

是歲癸亥

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

執刺史李元平十月涇原節度使姚合言反犯京師

戊申如奉天朱泚反興元七年甲子六月姚合言朱泚

伏誅貞元七年乙丑二年丙寅三年丁卯正月兵部侍郎柳

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按閔播傳叙播用李元平

守汝為李希烈所縛然後述從幸奉天事然則元平

失守在朱泚反之前久矣今渾傳則先叙朱泚建中

四年十月反事又及貞元七年事然後述建中四年

正月已前用李元平事此失其序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52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50103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11-4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七

十七日編次未當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孟詵無隱繫而入隱逸傳

李栖筠傳方清事

僕固懷恩馬存亮替失所附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蕭瑀傳云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



吳



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
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

今按晉王之為皇太子也太宗以司徒長孫無忌為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此見於長孫無忌傳以司

空房喬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此見於房喬傳而瑀自特

進為太子太保李勣自兵部尚書為特進太子詹事

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此見於李勣傳此乃一時之所謂妙選

者今史欲著其事宜於無忌傳脩書所命師傅保詹

事等姓名及所除之職次載帝所言尊敬師傅之意

至於喬瑀勣傳則畧陳其事仍指諸傳以相援證庶

後世備見一時之事此亦史體當然者也今則太師

傳內既不具載始末而太傅詹事傳內但各述拜官

至太保傳內始書其事又不云同時拜師傅詹事者

何人使覽者不能推見更有師傅詹事此亦記述之

未允者也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食貨志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今著其數太師

太傅大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一百六十萬太子

太師太保太傅一百四十萬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

今按百官志云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



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又東宮官太子太師
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少師少保少傅各一人從
二品其次序皆如此獨食貨志太子太傅少傅反居
太保少保之下何也

孟詵無隱舉而入隱逸傳

今按孟詵本方術養生之士也舊書止列於藝術傳
且未嘗有隱舉今書乃入隱逸傳莫論其說

李栖筠傳方清事

李栖筠傳云出為常州刺史蘓州豪士方清因獻凶誘
流殍為盜積數萬依黯歛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

光弼分兵討平之

今按方清阻亂事本紀及李光弼傳皆不載惟栖筠
傳有之及劉晏李芑傳略見姓名然栖筠方是時止
為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蘓州土豪
依阻黥歛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
為乃見於栖筠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得也

僕固懷恩馬存亮替失所附

僕固懷恩贊而列於陳少游傳後馬存亮贊而列於仇
士良楊復光之後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七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八

十八日與奪不常

建定邊軍之策

論封建事

李愬李光顏平蔡之功

韓臯有大臣器

憲宗罷韓全義

嚴綬治太原事

建定邊軍之策

宋咸林吳鎮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八

十八曰與奪不常

建定邊軍之策

論封建事

李愬李光顏平蔡之功

韓臯有大臣器

憲宗罷韓全義

嚴綬治太原事

建定邊軍之策

宋咸林吳鎮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巖傳云巖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
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
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
魏國公

今按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
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萬七州為定邊軍建節
度制機事近且遠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治
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雋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
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此二傳言定邊
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使後世何以取信歟
皆為多則與奪果安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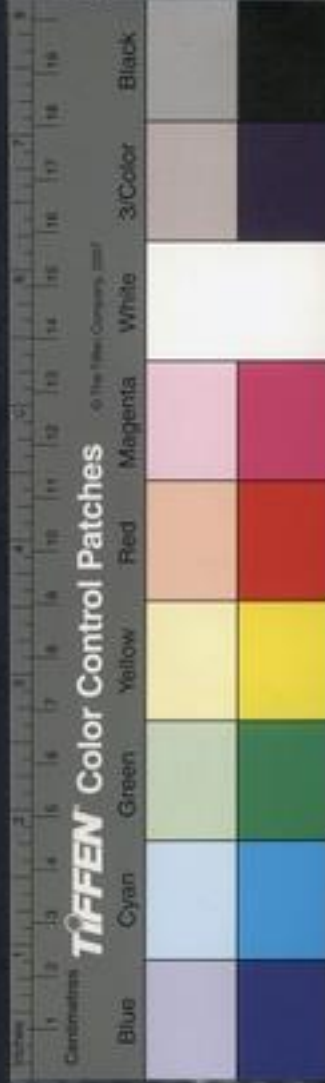
韓臯有大臣器

韓臯傳云臯資質重厚有大臣器

今按臯本傳臯為京尹而用小人言掎斂亟進以希
時邀寵及百姓以旱災受弊則喑嘿不言德宗庸闇
之主也猶知其非而逐之於外今史氏乃以為有大
臣器則古之以道事君者固如是乎

憲宗罷韓全義

韓全義傳云全義討茶無功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
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肆云憲宗在藩



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

今按杜黃裳傳云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愴悽無功因其未朝白罷之以全義傳言之則是憲宗素已疾全義之姦妄雖不因黃裳之白亦必罷去而黃裳傳則又全歸功於黃裳而隱憲宗之疾惡明斷史筆與奪豈當如是乎

嚴綬治太原事

裴均傳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均劾其懦以李勣代之

今按嚴綬傳云綬為河東節度使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入為尚書右僕射然則綬治太原在本傳則為有治迹可取在裴均傳則為無治狀而可罪二者孰是非孰在乎

新唐書糾繆卷第十九

十九曰事有可疑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悞

宣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段文昌傳有疑

牛氏表有可疑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韋王字可疑

宋咸林吳縝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唐書糾繆卷第十九

十九曰事有可疑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悞

宣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段文昌傳有疑

牛氏表有可疑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章王字可疑

宋咸林吳縝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譙王傳裴巽未明

賈至論諸人善守

柳渾為張延賞所擠

王維王縉兄弟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為左僕射

崔彥昭逐李可及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悞

文德皇后傳云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

帝甲而起后與疾以從

今按帝紀并柴紹傳並未嘗有急變之事莫知何謂

疑其無之

宜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宜城公主傳略云主嫁裴巽帝志斥為郡主久之復故

封神龍元年

今按中宗自未改神龍未返正已前止稱太子神龍

年始復帝位今傳云帝志斥為郡主久之復故封則

是神龍元年以前明矣神龍以前曷嘗有帝所稱者

何帝乎

段文昌傳有悞

段文昌傳云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



檄尉讓即日解而去

今按文昌傳以本紀及南蠻傳考之自太和四年已後至九年並無南詔寇南安因得文昌檄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牛氏表有可疑

宰相世系表云安定牛氏出自漢隴西王簿之崇後

遼允後周工部尚書臨淮公

和隋吏部尚書奇章公

今按隋書牛和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查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然則是本姓查而和父名允賜姓為牛今此表乃云

遼允是遂以遼允為名又云出隴西王簿崇之後則其得姓甚遠與隋書殊為差舛然古之牛氏是安定人故允封臨涇亦不出其地今此表則云臨淮又亦可疑且若知之世系果出鶉觚則當日和所封亦應不出安定臨涇之境今乃遠取奇章似必有說况近世史氏記人之鄉里多非其真如李則隴西王則太原姚則吳興之類昔人已嘗識其失今此牛氏世表恐亦同之兼按集韻查字自是人姓聊音而隋書乃唐初所修去隋未遠所修之人多隋時人其所載述必得其詳恐此世表後人所撰不知源因妄相附著云

爾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武后紀桓彥範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處其人名內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

今按敬則傳敬則當武后世已嘗為相罷後為成均祭酒冬官侍郎鄭州刺史致仕且未嘗為庫部員外郎而本傳亦不言其同誅二張雖有與敬暉密議誅之策然傳亦止云暉卒用其策亦不言敬則同臨其事也疑此一名誤載

大昕按通鑑考異已辨之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蔣人傳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為墨緣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鑿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人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問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無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

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
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
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
緣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緣服衣冕裳去壘室行
親迎以凶漚嘉為朝廷喪法疏入帝廷其言促行前詔
然心嘉人有守

今按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年檢校司空
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
嘗眷甚厚然則既云孝忠遣妻入朝則是茂宗之母
尚在安得復有在喪之說歟且又云茂宗母亡遣言
焉成禮則是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之後母乎
且觀傳之所叙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焉速成
禮故德宗從之則其人之亡固未久也而孝忠已娶
後妻可乎朝廷亦以妻待之禮歟史官亦以妻書之
可乎凡此者皆史氏不明白其事未免後人之惑也

覃王字可疑

古之封一字王皆國名至唐則有以州名者若延王通
王沂王韶王彭王之類是也而其內有封覃王者不知
此國名耶州名耶或潭之誤邪若是州名亦莫知其何
在也



大昕按通鑑考異云順宗子經封剡王嗣周當是
其後會昌後避武宗諱改郟作覃胡三省曰按武
宗諱漚後諱炎如考異所云蓋避郟字旁從炎字
也

譙王傳裴巽未明

譙王重福傳云趨東都舍尉馬裴巽家

今按唐尉馬都尉裴巽有二其一尚中宗女宜城公
主其一尚睿宗女薛國公主今重福所舍之裴巽其
宜城歟薛國歟不可得而知然意者重福即中宗子
今既作亂必趨其所親姊妹之家然則無乃宜城之
裴巽是邪史不明言特以意度之爾且又薛國初嫁
王守一守一以開元十二年死後始再嫁裴巽以是
言之則宜城之裴必矣然則裴巽者一時果有二人
邪或薛國之巽即宜城之巽邪皆不可得知然此亦
史氏之所宜辨析者故載之云

賈至論人諸善守

賈至傳云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新得陝
且惜去榮材詔貸死至諫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
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
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贲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

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

今按肅宗紀德二載八月靈昌郡太守許叔冀奔於彭城九月丁丑安慶緒陷上黨郡執節度使程千里癸卯復京師慶緒奔於陝郡十月戊申廣平郡王假及安慶緒戰於新店敗之克陝郡又魯吳保南陽魯吳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由是言之魯吳以二載五月奔南陽賈贄以至德元載死於雍見張巡傳而張巡代守許叔冀以八月奔靈昌程千里以九月失上黨至十月肅宗乃得陝而去榮殺人又在得陝之後則數子者或死或失守皆已在得陝之前而賈至猶有此言無乃謬乎且至實當時朝臣也凡諸將得失無容不知而謬悞至此深可疑也

大昕按賈至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九卷

柳渾為張延賞所擠

柳渾傳叙渾為張延賞所擠罷相

今按延賞與渾在貞元三年同時為相是年延賞以七月壬申薨渾以八月己丑始罷然則其罷非緣延賞所擠此其一也又按延賞傳以病困不能事其所

建請減吏員事尚不能主之而死何暇復擠柳渾乎
此其二也由是言之延賞擠渾之言其殆妄乎

大昕按柳子厚作渾行狀不言為延賞擠罷

王維王縉兄弟

王維傳云縉為蜀州刺史維表已有五短縉有五長臣
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還京師久乃
召縉為左散騎常侍

今按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

憲部侍郎遷兵部表稱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為國竭力守城史朝義

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則縉未嘗歷為蜀州及常侍此可疑者一

也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

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而維傳云

維以上元初卒今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作亂是歲乙未

與其子慶緒及史思明及其子朝義相繼叛逆至代

宗廣德元年而朝義平中間歷天寶十五年丙申至德

二載丁酉乾元七年戊戌二年己亥上元七年庚子二年辛丑寶

應元年壬寅廣德元年癸卯是年春史朝義死縉慰宣河

北是時維之卒已久矣自丙申至庚子五六年之間

縉未嘗有入蜀及為常侍之事此可疑者二也又維



傳云祿山反維為賊得迫為給事中賊平皆下獄時
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
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今按安祿山以
天寶十五載丙六月陷京師至德二載丁九月復
京師十月復東京凡陷賊官下獄當在此際方是時
縉官位已顯則何由復有為蜀州刺史等事此可疑
者三也由是言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

大昕按王維責躬薦弟表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一

卷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為左僕射

宰相表武德四年四月癸酉寂為左僕射至六年又云

四月癸酉寂為左僕射

即裴寂也

今按本紀武德四年四月不書寂為左僕射至六年
則書此一可疑也又自四年寂為左僕射之後中間
不載遷改罷免無緣於六年再為左僕射此二可疑
也又寂本傳止述自右僕射遷左雖不載其年然亦
不述其兩為左僕射此三可疑也又按五行志武德
四年八月丙戌朔日食今以八月丙戌朔却而推之
則是年四月內無癸酉日而六年十二月壬寅朔日
食以十二月壬寅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有癸



酉日此四可疑也由是言之四年四月癸酉寂為僕射疑其悞書本無此一事也

崔彥昭逐李可及

崔彥昭傳云伶人李可及為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

今按彥昭傳彥昭懿宗時為戶部侍郎由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按僖宗本紀彥昭以乾符元年八月始為相時僖宗已即位暮年矣又按曹確傳云懿宗咸通中確為相時帝寵優人李可及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確為威衛將軍確諫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懿宗寵可及勢盛之時曹確以宰相言尚之不納而彥昭是時又非宰相何由一言而可及遂貶死此可疑者一也况確傳云僖宗立可及始貶死而彥昭傳則云彥昭奏逐死嶺南即未審彥昭以懿宗時言邪以僖宗時言邪若以懿宗時言則曹確以宰相言之尚不從而彥昭身非言事之官又無評禫之職何由一言便逐若以為當僖宗時言之遂逐則當懿宗時可及已為衆人所憎確傳已具載其事豈容僖宗即位之後曹確返無一言直候暮年之

後彥昭為相言之然後貶逐乎此可疑者二也然則彥昭傳所書殆皆妄誕可疑也

大昕按確以懿宗咸通十一年罷相出鎮至僖宗即位確已久去朝廷而彥昭自河東內台方見任用踰年遂入相則可及之貶死出於彥昭所奏可無疑矣史載可及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至僖宗立貶死則非確之功史家因叙可及而附見其後事爾吳氏攷之未審妄生訾議吾所不取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宋咸林吳縝纂

二十日字書非是

昔班固為漢書其間存用古字使後世兼見古人文字之學且又不妨本書而餘光施及後人斯可謂一舉而兩得在小學家不為無助故其叙傳自云正文字維學林此實史家之一美而後世修書者之所宜法也今新書則不然不惟失一舉兩得使人不忘古之意而又時載不經訛誤之字使後世何述焉今略編其字如左

誤用字

後彥昭為相言之然後貶逐乎此可疑者二也然則彥昭傳所書殆皆妄誕可疑也

大昕按確以懿宗咸通十一年罷相出鎮至僖宗即位確已久去朝廷而彥昭自河東內台方見任用踰年遂入相則可及之貶死出於彥昭所奏可無疑矣史載可及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至僖宗立貶死則非確之功史家因叙可及而附見其後事爾吳氏攷之未審妄生訾議吾所不取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宋咸林吳縝纂

二十日字書非是

昔班固為漢書其間存用古字使後世兼見古人文字之學且又不妨本書而餘光施及後人斯可謂一舉而兩得在小學家不為無助故其叙傳自云正文字維學林此實史家之一美而後世修書者之所宜法也今新書則不然不惟失一舉兩得使人不忘古之意而又時載不經訛誤之字使後世何述焉今略編其字如左
誤用字

姚宋傳替

嚴挺之傳

藩鎮傳序

崔暉傳

張廷珪

杜佑傳

蕭俛傳

蕭遘桓彥範等傳

康承訓傳

蕭至忠替

隱太子巢刺王突厥等傳

袁朗傳

張建封傳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崔光遠傳

辛贛否高郢等傳

薛嵩傳

孫逖傳

韋待價等傳

狄仁傑傳

姦臣傳替

上官儀替

李嶠傳

何皇后傳

竇建德傳

王義方傳

員半干傳

安祿山史
思明替

鄭善果傳

吐火羅傳

不經字

張建封傳

蕪源明傳

安金藏傳

田緒傳 并目錄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孫思邈傳

李栖筠傳

李翰徐申等傳

岑文本等傳

吉溫傳

裴冕傳

訛錯字

南蠻傳

王勃傳

太宗紀

李懷仙傳

侯君集傳

昭宗紀傳

韋挺傳

姜撫傳

元稹傳

李紳傳

李德裕

李錡傳

王凝傳

盧和宣傳

鄭餘慶傳

李光弼楊炎等傳

韋處厚傳

五行志

呂諲傳

史憲誠傳

韓滉傳

僕固懷恩傳

代宗紀

陳京傳

王播傳

魏徵陸贄等傳

劉氏宰相世系

王緯傳

百官志

李璣傳

劉崇望等傳

侯希逸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宗元傳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李晟替

韓愈傳

劉武周傳

蘓定方傳

誤用字

姚宋傳替

姚宋傳替云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

今按卒悼其害不知謂何意者悼乃蹈之誤歟

嚴挺之傳

嚴挺之傳云君子以為偏

今按此偏乃偏字當為偏亦有偏音然行之已久不可亂也

大昕案今本作偏

潘鎮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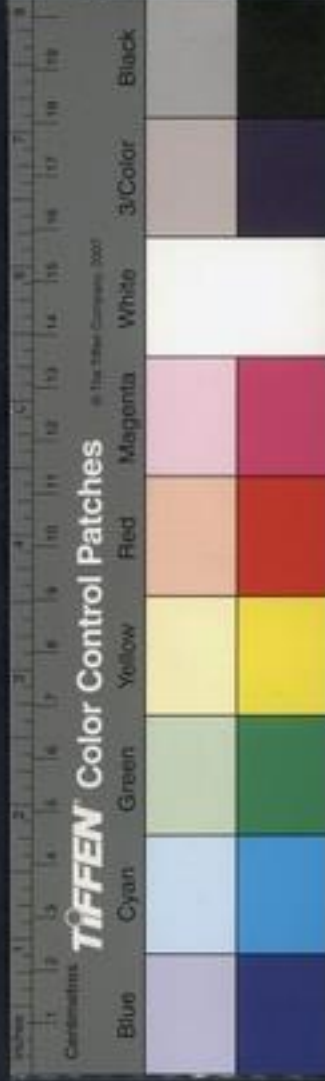
潘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

今按由蓋猶字史臣之誤也

大昕按洪适與弟邁作唐書補遺駁吳氏以為不深究孟子之故

崔暉傳

崔暉傳云五子瑤瑰瑾珮瑒瑤任禮部侍郎鄧岳觀察



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瓌珮俱達官

今按初用瑰字末用瓌字可乎

張廷珪傳

張廷珪傳彫弊字

今按當作凋字而新書內二字通用之如是頗多難

以其載今因此發之他不復云見前史中亦頗通用

同似難以通用故不敢不辨也

杜佑傳

杜佑傳云信安郡王潯表為靈州別駕

今按信安郡王名禕潯禕雖同音而義訓不同不可

通用也

蕭俛傳

蕭俛傳云穆宗初兩河底定

今按底疑當為底

蕭邁桓彥範等傳

蕭邁傳云迫畏不瞑

桓彥範傳云高枕而瞑

李涵傳云席地以瞑

今按古字瞑眠通其字當從目

康承訓傳



康承訓傳云留婦弱持陬

今按說文云陬阪隅也今此云婦弱持陬義不可曉
疑當為擷字說文云擷夜戒守有所擊也

蕭至忠贊

蕭至忠贊云帝且悞徃失而精未鑒已

今按悞字合是悟字

隱太子巢刺王突厥等傳

隱太子傳云高祖授禪

大昕按今本唐書作受

巢刺王元吉傳云帝授禪

突厥傳云皆授靖節度以討之

今按授皆當作受

袁朗傳

袁朗傳云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

今按受當作授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云與徐軍埶

今按埶當作確其字從石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屈突通傳云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 唐儉傳云



命趨還舟 崔寧傳云趨與禁兵雜住

今按三傳趨字皆當作趣音促字史臣之悞也

崔光遠傳

崔光遠傳云後召見悞非是

今按悞字當作悟

辛替否傳

辛替否傳云寺塔不足穰飢饉

高郢傳云不勞人以穰禍又云若以穰禍

今按穰穰皆當作穰

薛嵩傳

薛嵩傳云好蹴鞠

今按鞠當作鞠趨

孫逖傳

孫逖傳云父喪缺復拜舍人

今按缺合作闕

章待價傳

章待價傳云朝野共蚩薄之

李商隱傳云黨人蚩謫

李齊運傳士人蚩之

今按說文云蚩蟲也又毛詩注云敦厚貌無蚩薄之



訓疑當作啖

大昕按說文無啖字

狄仁傑傳

狄仁傑傳云如得上方斬馬劍

今按前漢朱雲周勃傳百官表上方字皆作尚方然則為上字者悞矣

大昕按上尚古通用

姦臣傳替上官儀贊

姦臣傳替三宰嘯凶北奪辰上官儀贊北味鳴辰今按此蓋取書牧誓之語其字皆當作晨

李嶠傳

李嶠傳云今百姓受窶

今按集韻受字注云被表切說文物落上下相付也通作芟芟又同部殍注云餓死曰殍或作殍芟芟然則受窶之字當作殍殍芟芟則可若作受則本訓不同於義未允也

何皇后傳

昭宗何皇后傳云帝奔播既屢威柄盡喪左右皆捍逆庸奴

今按捍字疑當作悍



竇建德傳

竇建德傳云使人如灌津祠充墓

今按史記及前漢竇后傳地理志皆作觀顏師古曰
觀津清河之縣也舊書亦作觀蓋唐初嘗於其地置
觀州在地理志景州境內然則未嘗有作灌字者獨新書如是
蓋悞也

王義方傳

王義方傳云光武失之逢萌

今按人姓逢字當作夆今從夆非也又按後漢紀傳
皆作龐萌蓋逢龐得姓本殊為字亦異不可混同今
改龐為逢非也

員半千傳安祿山史思明替

員半千傳云得天下英才五干與權所長
安祿山史思明替云張杜權論至今多稱誦之

今按半千之意欲與天下英才校其所長則權字疑
當作角或作确張杜權論字當作確

鄭善果傳

鄭善果傳云從幸江都從宇文化及至遼城

今按本紀武德二年閏二月辛丑竇建德殺宇文化
及於聊城又淮安王神通傳云進擊宇文化及於魏



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願降神通不受竇建德
拔聊城勢遂張竇建德傳云建德引兵討化及連戰
破之化及保聊城乃四面乘城拔之然則化及之敗
在聊城而善果傳以為遠則非也

吐吐火羅傳

吐火羅傳云有稻交粟豆

今按交字當作麥
不經字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地迫於寇常困感不支

今按字書無感字疑當作感集韻感迫也

蕪源明傳

蕪源明傳云市井餒餒

今按字書無餒字此蓋餒

被表切餓死曰
餒又作莢莖

字誤為此

爾

安金藏傳

安金藏傳云桑社紘之

今按社字上書所未見疑當作敬

田緒傳并目錄

田緒傳曾就目錄曾就



今按旣當從耳今皆從身非也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吳元濟傳云以馬惣為留後李日知傳諸子方惣角
今按馬惣字會元以義考之字當作惣且諸紀傳皆
作惣字其字俱從手獨此從牛蓋流俗不典之字
書所無也日知傳亦同

孫思邈傳

道以藥石救以鉞割

今按字書無鉞字當作砭說文云以石刺病也

盧和宣傳

盧和宣傳云下檄費論

今按字書無齎字當作賈

李栖筠傳

李栖筠全傳栖字皆從手

今按其字從手不見於經典按集韻則當從木

鄭餘慶傳

鄭餘慶傳云損增儀矩又云准漢舊事

今按矩當作渠准當作準

李翰徐申等傳

李翰傳云折骸以甕



徐申傳云孫靈蠻

今按說文當作靈此二傳字皆非也

李光弼楊炎等傳

李光弼傳云設么惺城隅

楊炎傳云貌么陋

今按么字皆當作么

岑文本等傳

岑文本路隋楊炎傳恣

今按當作恣

大昕按恣作恣避唐太宗諱

韋處厚傳

韋處厚傳云皇子方襁褓

今按說文褓當作縗

吉溫傳

吉溫傳云見溫經葆時

今按其字當為縗縗今作縗葆非也

五行志

五行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

今按燃當作然 大昕按本紀作然

裴冕傳



裴冕傳云再調渭南尉

今按再當作再

呂誼傳

呂誼傳云志行整飭

今按飭當作飭

訛錯字

南蠻傳

南蠻傳云入自邛峽關圍雅州

今按雅州止有邛峽關峽乃峽字之悞也

史憲誠傳

史憲誠傳云可志紹

今按其傳作志治及文宗紀亦作治然則作紹者誤也

王勃傳

王勃傳云客劍南嘗登葛嶺山曠望慨然

今按地理志彭州九隴縣有葛嶺山作嶺者誤也

韓滉傳

韓滉傳云為元佐辦裝

今按方述劉宏佐事復云元佐蓋宏誤為元也

太宗紀



太宗紀貞觀二十二年九月眉印雅

今按當作印字印字誤也

武德二年劉武周據并州宋金剛陷滄州

今按劉武周獨孤懷恩尉遲敬德傳乃滄州作滄者

滄州按地理志本并州冀城縣武德元年置四年
誤廢時劉武周方作亂河東降滄正其境也若滄州
則大
遠矣

僕固懷恩傳

僕固懷恩傳云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

今按代宗紀及史朝義傳乃橫水作黃者誤也

李懷仙傳

李懷仙傳云故懷先與田承嗣薛嵩

今按先字悞當作仙

代宗紀

代宗紀廣德元年永泰元年書戰於整屋又云整屋魯
麥生渾奴刺寇整屋

今按其字皆悞當作整屋

大昕按廣德元年兩書戰於整屋永泰元年書整
屋魯麥生及渾奴刺寇整屋 又按整从文从幸
或從整者誤今本唐書俱作整

侯君集傳



侯君集傳云為磧石道行軍總管

今按太宗紀貞觀八年十二月君集為積石道行軍
總管宰相表亦同然則磧字誤當為積也

陳京傳

陳京傳云天子尚尤豫未測定

今按尤字必誤合是尤字如馬璘傳諸將尤疑張文
瓚傳尤豫少決李抱真傳內尤豫皆與此同意也

昭宗紀贊

昭宗贊云昭宗為人明雋

今按雋字誤當作雋

王播傳

王播字明別

今按當作啟

章挺傳

章挺傳云蓋牟城

今按牟當從牛今從干誤也

魏徵陸贄等傳

魏徵傳云龍逢比干也

今按逢當作逢

魏徵傳云蕭然耗矣陸贄傳全卷皆作耗



今按耗當作耗

姜撫傳

方技姜撫傳云早藕杜蒙也

今按本草藥中無杜蒙疑是牡蒙牡蒙紫參也見嘉祐本草第七卷沙參注中

劉氏宰相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劉氏注云尉氏房有仁軌瑒

今按尉氏劉氏在唐無名瑒者為宰相止有瑒相宣宗瑒字乃瑒之悞也

元稹傳

元稹傳豈暇陳治安議教化

今按暇字合從日今從目悞也

王緯傳

王緯傳云浙西觀察使

今按浙乃浙字也

李紳傳

李紳傳末云屢為怨仇所根却

今按此根字當作根其字從手今從木誤也

百官志

百官志大理獄丞所掌職事內云家人入侍



今按此乃侍字之悞也

李德裕傳

李德裕傳舊制歲抄運內粟

今按此抄字合從禾

李礪傳

李礪傳反摘礪奏

今按當作返適

李錡傳

李錡傳云天下擢酒漕運

今按擢當作推

劉崇望等傳

劉崇望傳即河中鑄論

章宙傳鑄論之

今按皆當作鑄

王凝傳

王凝傳云州有治賦羨銀常推直以優吏奉

今按推字恐是推之誤

侯希逸傳

侯希逸傳云人苦之

今按苦乃苦字之誤



柳宗元傳

柳宗元傳貞符內云後之祗淫囂昏好怪之徒

今按此囂字疑是囂字

又云琢斲屠剔膏流斲解之禍不作

今按此琢字疑是椽字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盧懷慎傳疆場有警

吐蕃傳疆場不定又云疆場不明

今按此皆合作場

李晟贊

李晟傳贊云捉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

今按郭子儀傳贊曰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
誼不返顧又五王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
室蓋提之為言總勒統御之謂若乃命之為捉於文
殊為不典今李晟贊所謂捉孤軍者其提字之誤歟

韓愈傳

韓愈傳所要光決於心

今按乃是先決於心

又云贊無祇悟聖人者

今按當作抵



又云以荀況楊雄為未淳

今按當作醇

劉武周傳

劉武周傳云破之於美食川

今按獨孤懷恩及秦瓊傳皆為美良川蓋良誤為食也

蘓定方傳

蘓定方傳云縛賀魯以還又云遂面縛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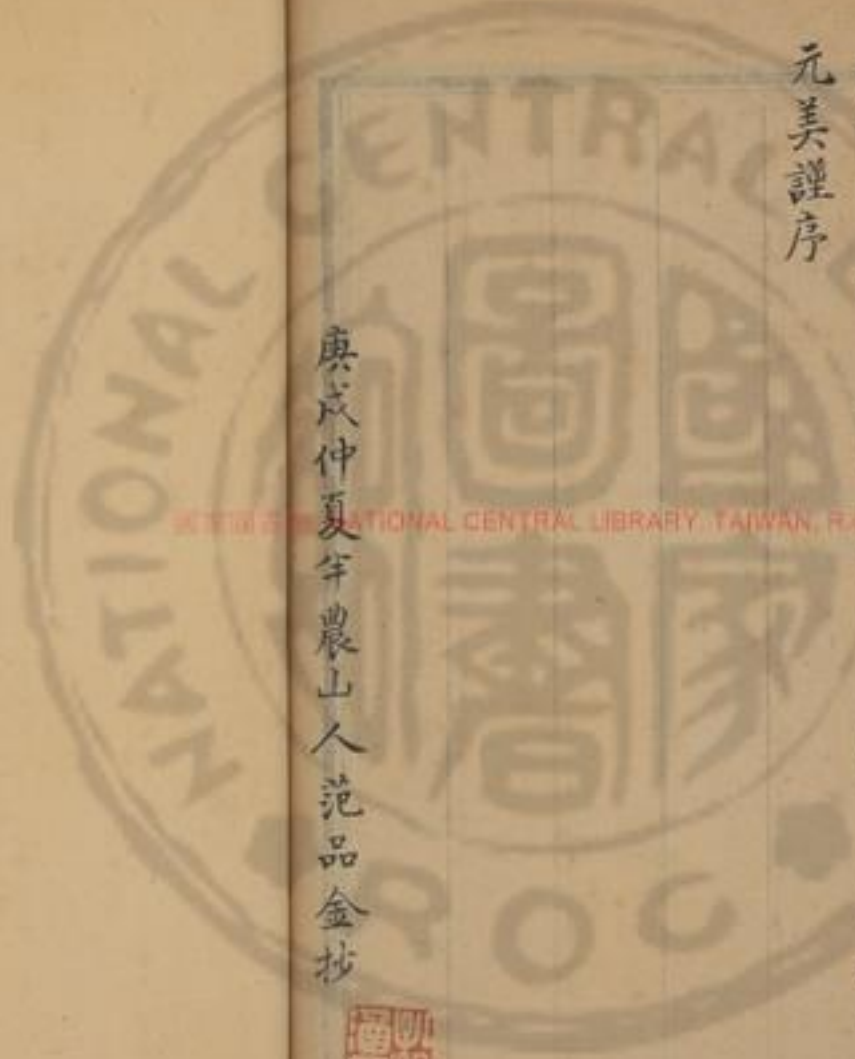
今按其字皆作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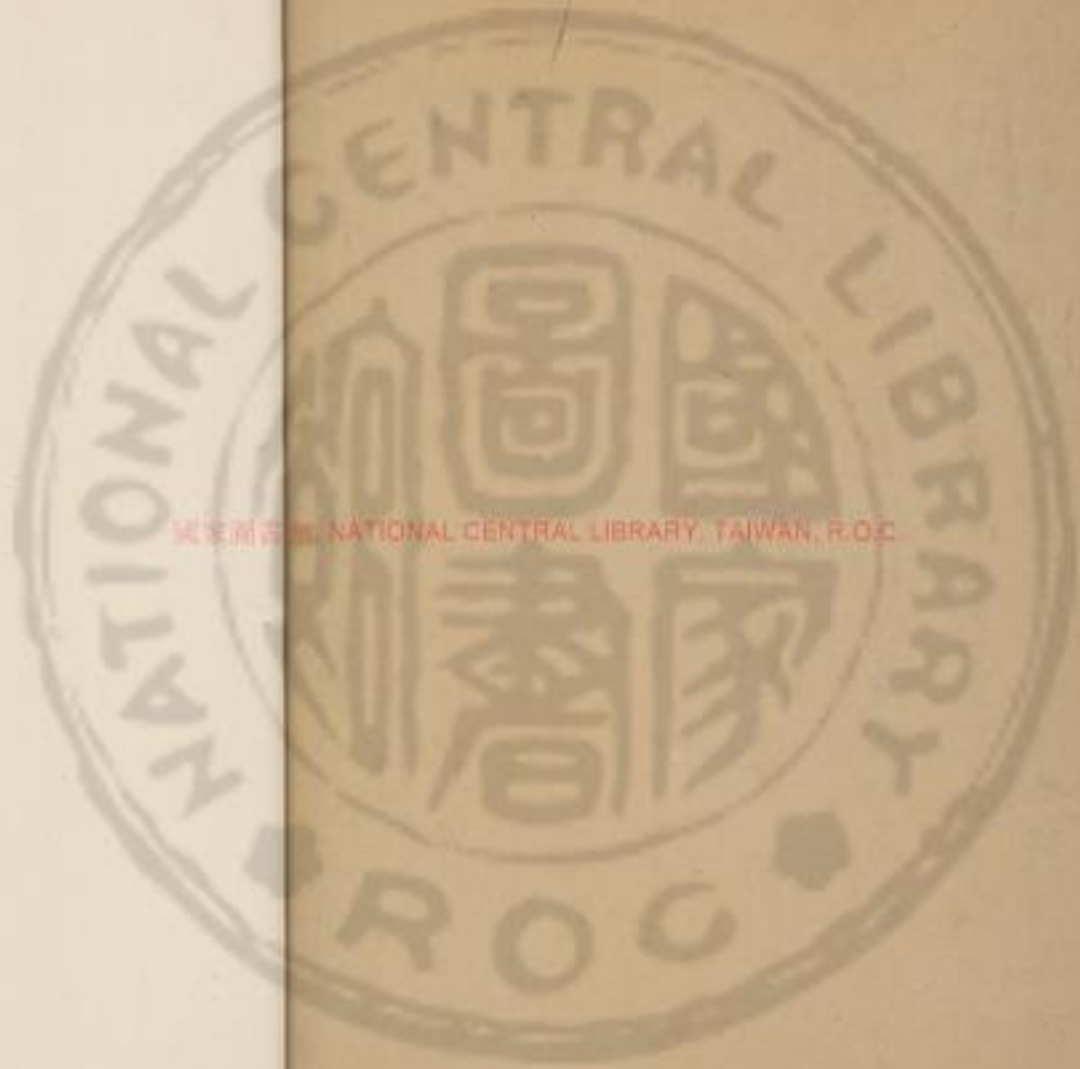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十終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縝所撰君字廷珍成都人熙豐時名公卿孟之子歷數郡守俱以惠政聞生平力學博通古今多求前史謬誤而參訂之然未嘗示人間有傳者此二書而已今直寶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併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秘書為左邱明班孟堅忠臣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為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為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筆乃能糾謬纂誤力禪前

闕殆晏子所謂猷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
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惜乎君之志徒見於其書也
紹興戊午四月望左從政郎充湖州上學教授長樂吳
元美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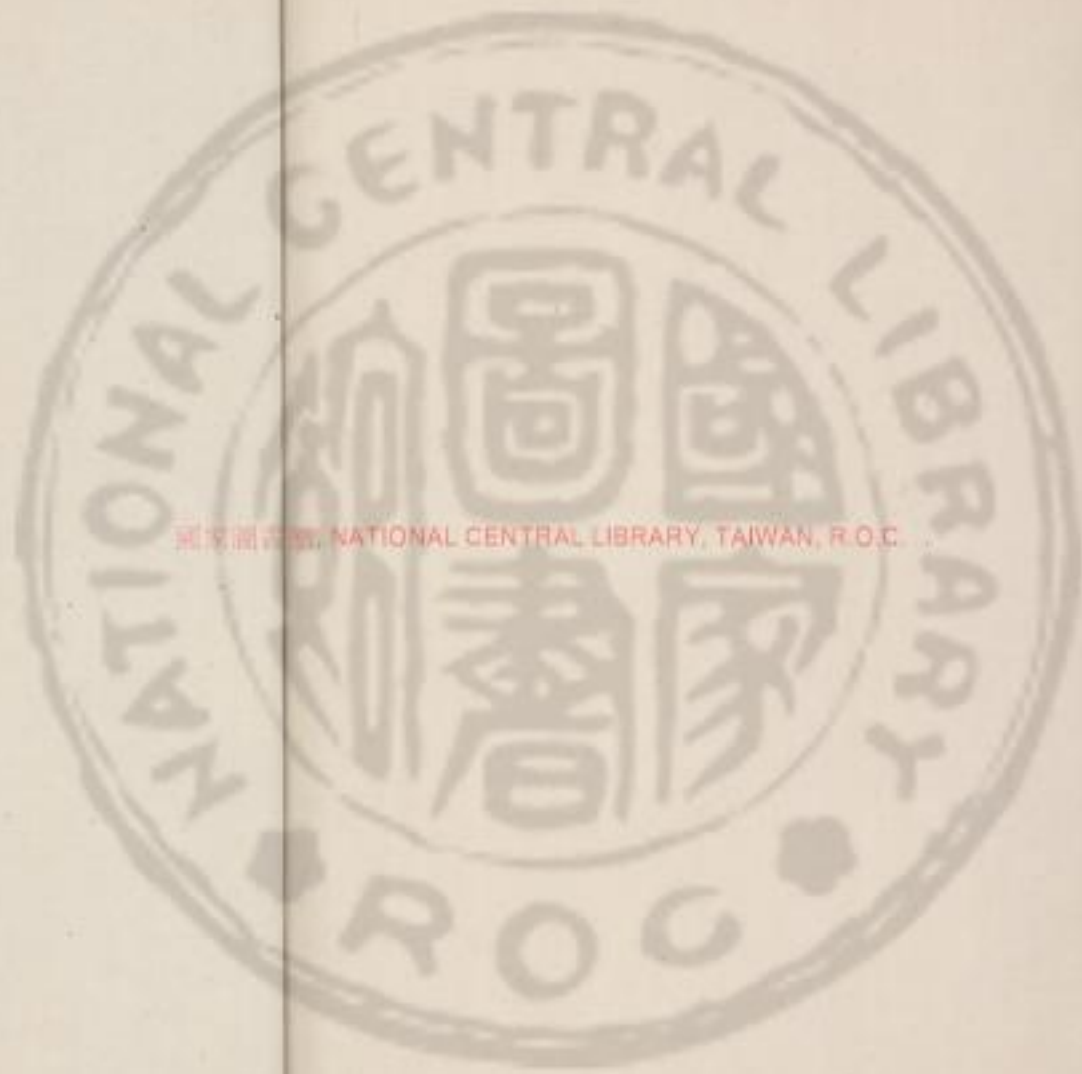
庚戌仲夏年農山人范品金抄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